

說

林

第十集

商務印書館發行

857

林紓王
慶驥譯

名離

家

恨

小

說

天

五三分角

著者為盧騷之友森彼得。森氏此書不為男女愛情言也。實將發宣其胸中無數之哲理。特借人閒至悲至痛之事。曲為闡明。讀之令人增無窮之閱歷。

商務印書館出版

冷紅
生著

社金

會

陵

小

說

秋

定借
四角

閩林翠南先生以小說得名。即自署冷紅生者也。先生著作等身。惟小說以譯述為多。此書乃其自撰。以燃犀之筆。描寫近時社會。連兩軍戰爭。則慷慨激昂。敘才士美人。則風情旖旎。允為情文兼茂之作。

商務印書館寄售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

說
林、第十集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

編纂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世鈞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 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桂林漢口南昌廣州福州漳州 濟州 蕪湖 香港 貴陽 南京 蘭縣 商務印書館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壬五〇五號

四九一七

說林第十集目錄

偵探談片

旅館案

科名淚

磨坊主人

明珠墜淵記

遁 聲

逃 時

王善餘

周瘦鵑

三 郎

說林第十集

偵探談片

英史克揆筆記

適聲譯

情天蠶

合衆國大偵探家岳爾脫嘗自言曰。今春余自盤克街舊居遷今寓後隣。女雪尼久不至矣。雪尼者秀外慧中一好女子也。素與余妻善。時相往還。余因是識之。一日傍晚。逕造余室。舉止急促。神色淒楚。呼余曰。妾將有求於先生。幸見許也。余異之曰。姑娘切己事耶。何忽改其常度。雪尼曰。然我姊死事耳。君亦知二年前我姊福衣遭慘殺乎。余曰。姑娘恕余。時余猶未返紐約。不知其詳。惟案懸日久。姑娘今日一若迫不及待者。何故。雪尼曰。先生姊死至慘。妾今重提舊案。亦自有故。君能出其神力。爲我姊復殺身之仇。感且不朽。

我姊妹早喪。父依母以居。家本小康。足敷支出。我母晚年好靜。妾則自幼喜小說。

居恆杜門。手書一編。與母相對一室。而我姊之性情。則大異。善修飾。廣交遊。鮮衣怒馬。時出入於富貴者之家。其友之最親切者。曰愛。而脩榜。男爵。相識纔數閱月。彼此悅愛。遂訂婚約。愛而男爵。青年妙才。貴而且富。溫文爾雅。我見猶憐。閨秀中之熱心攀附者。不知凡幾。而男爵獨鍾情我姊。愛戀至切。姻緣美滿。人皆爲我姊賀。我姊亦自喜所偶。得人心意。滿足。嘗謂妾曰。婚姻自由之風。尙洵稱完美。無間然而。年少女子。大半溺於情癡。見一輕薄少年。憐憐惜惜。誤認爲天下有情人。深入愛戀。圈於不自覺。不知男子之情。博而不專者。比比皆是。妹試思之。愛情何物。寶貴何如。設以吾之眞愛。易人之假愛。非切膚之大痛乎。計惟慎之。於始以銳利之眼。光抉擇於千萬人之中。而得十分滿意者。庶免追悔。將來妹耽岑寂。良非所宜。交際場自有樂地。妹苟欲以處子終也。則已。否則宜早出酬酢。自覓可意人。以爲夫婦。幸福張本。我但祝妹他日結婚。亦得滿意。如我則妹之福亦家之幸也。此其言論快意。可知孰知樂極悲生。訂婚不及一星期。而禍作矣。余曰。禍耶。殆卽

喪其生耶。雪尼曰：傷哉我姊。誠如君言。當日有女優自巴黎來。色藝兼佳。人咸以得見爲幸。是日午前。愛而男爵貽書我姊。訂同行往觀之約。傍晚以車來送我姊。欣然登車去。妾知其非夜半不歸。乃留一婢守門。而與母入室先睡。翌晨聞婢言。姊尙未歸。猶不爲異。蓋以我姊出入本無定時也。繼而道路喧傳。十落橋之西畔。發見一刃傷女屍。妾始稍稍驚異。意將遣婢往視。而男爵之僕已登門報凶耗矣。據言我姊晚間獨行橋畔。被匪刃傷至死。頃已報告警署。延請探捕四出緝凶。男爵親臨橋畔。現正撫屍大痛時也。妾與母驟聞此悲不自勝。陡聞彼僕與我婢互相詰責。幾起衝突。妾急收淚止之。而令若輩言其所欲言。

婢言我姊於十二時頃乘車歸來。婢啓之入扃門。纔畢。忽又有叩門者。呼問誰氏。答言來自小花露屋。我姊隔戶聞之。命婢速啓。問何事。蓋小花露屋者。愛而男爵第宅名也。故我姊入耳。關心若此。門既闢。見來者年不滿三十。狀甚壯健。自言爲男爵之園人。今男爵自劇場歸。墮馬傷元血流。如注。急須我姊一面語言。急迫並

獻一金鑲鑽石小件以爲信物。我姊大驚失色，卽納鑽件於囊，不發一言而與之俱去。呼之亦不回顧。十落橋距小花露屋不遠，爲由此至彼必經之路。今被殺於橋西，男爵雖不殺我姊，我姊實由男爵而死云云。

僕言我姊自劇場出，男爵以車送之，不知我姊既歸之後，何忽步行復出，致遭此變。又力言男爵並未墮馬受傷，更無圍人來迎我姊事。

彼僕與我婢語，不符合始悟我姊實被誘至彼也。未幾婢以警局命令往訴，昨晚情狀，妾亦親至橋畔，見我姊短衣露頂，冠已失去，外衣亦被劫，計其價值不下千金。卽其人所謂信物，姊納諸囊之鑽石小件亦已與衣俱去。警局因此遂判謂匪徒豔死者裝飾品，特誘之出殺而劫之屍旁小刀，卽係凶器。驗喉際腰部創口兩處致命，實係喉傷，度其受刃光景，凶犯與死者偕行，死者稍前，凶犯以銳利之刀出其不意，自後猛勒其喉，刀鋒深入，氣血管立時俱斷，遂仆地而絕。其死至速，呼號聲微而短，是以相距不遠之橋西，警察未聞聲息，凶犯猶恐其不死，復猛刺之。

中腰而後。却掠所有棄刀逸去云云。

此兩年前我姊無端慘死之情實也。當時愛而男爵痛姊甚廣。延偵探大索不得。兩年以來依然絕無影響。傷哉我姊。此仇殆無報復之望矣。

雪尼言止。余曰。死事已明。姑娘欲余擔任緝犯耶。雖然此案擱置已久。姑娘又時來。余家不聞言此。今忽急迫若此。此中殆有故焉。幸舉以告我。俾資印證。曰。君言良然。妾雖痛姊情深。徒以無力復仇。故亦絕口不談。以免煩惱。忽忽兩載。警局懸案不辦。而愛而男爵所延偵探亦早度外置之。惟妾念姊之心。歷久未忘。雪尼言至此。略停頓。忽呼曰。先生。今昨兩日。妾耳所聞目所見。莫不奇特萬狀。再三索解。似皆與我姊死事有直接之關係。噫。妾今迷惑甚矣。君幸見憐。爲我決之。

妾鮮交誼。頃已言之。年來以廣聞見。故始稍稍出遊。交結文士。道德雅露密者。積學能文。才華卓絕。嘗刊行一說部。當時爲之紙貴。妾見其書十分傾倒。後得他友介紹。頗蒙青睞。今春雅露密發願將別著一哀情小說。邀妾司筆墨之役。妾以居

處不遠而又投我所好欣然允之朝去晚歸爲之執筆半載以來獲益不淺惟小說所敘事實至爲離奇初時妾猶不覺近因脫稿在卽宗旨漸明詳加披閱不禁大受激刺懷疑莫釋然猶強作解人以爲適相巧合耳至昨日而所見所聞……余聽至此撓言曰姑娘且止所謂巧合者何所指耶雪尼曰關合我姊死事耳余曰姑娘之言毋乃大奇真索解人不得矣又曰姑舍是請先言昨日之所聞見雪尼曰諾

雅露密好靜與妾等交友亦無多人著此小說頗持祕密主義特設書室兩楹於餐室之後與妾對處其中從事撰述舍妾而外絕無第三人能入此室處者而妾早晚出入必由後戶窺其命意一若深恐爲人所知者祇以半載以來相安無事故妾亦不甚措意

昨日午後侍者報客至雅露密現不懌狀旋出送客數分鐘後突聞聲浪傳來若相爭辯察所自來卽在隔室料係主客談話初不之異俄聞雅露密作聲曰「豈

能見死不救。一時妾以小說關係我姊。正涉疑念。忽聞死字。不覺心動。急擲筆起。凝神傾聽。始知客係婦女。正操法語。與主人爭論雅露密。亦以法語答之。妾自恨不通各國方言。絕不解其何所云云。繼而語氣急促。辯論益劇。雅露密忽又操英語曰：「我之至友。汝必爲我貸……語未竟。客亦以英語答曰：「我豈甘心終爲男爵夫人者。汝敢破我……以下又易以法語矣。此妾昨所聞也。不亦離奇之甚哉。客爲男爵夫人。彼所自言。惟既爲夫人。而又曰我豈甘心其意何居。且雅露密見死不救之言。又作何解。昨妾輾轉猜測。致終宵不能成寐。不意一個疑團。尙未打破。而今日又有關係我姊之人。入我目焉。

晨間妾以失眠。故困疲殊甚。因恐無端告假。或將啟雅露密之疑。且妾欲偵彼舉動。故仍力疾前往。至則雅露密出門。未返。妾獨處書室。約二十分鐘。微聞隔室有人作密切之談話。妾驚而起。側耳良久。始知其一卽雅露密。其一不知誰。何雖問答。皆係英語。奈聲浪甚微。莫能辨別。妾思彼等談話秘密。若此。豈卽昨日之客耶。

正疑。慮。問。來。客。忽。縱。聲。大。笑。語。音。亦。揚。妾。喜。伏。壁。間。聽。之。其。言。曰。『此。必。無。之。事。也。過。慮。過。慮。君。何。慣。作。不。經。之。談。來。相。恫。嚇。昨。余。來。此。亦。然。今。後。幸。勿。復。爾。余。雅。不。欲。此。詆。毀。之。言。出。君。之。口。入。我。之。耳。也。』旋。聞。雅。露。密。太。息。聲。此。後。客。之。所。言。乃。某。女。士。將。於。某。日。開。跳。舞。會。皆。絕。無。關。係。之。事。惟。因。是。而。知。客。係。男。子。且。語。音。頗。似。熟。聞。者。心。尤。異。之。乃。來。客。行。時。躡。足。出。書。室。伏。窗。隙。窺。探。則。其。人。非。他。卽。愛。而。男。爵。是。也。我。姊。生。時。男。爵。時。來。我。家。妾。故。識。之。疎。闊。已。久。不。意。復。見。於。今。日。噫。先。生。以。昨。之。所。聞。參。觀。之。不。更。奇。之。又。奇。哉。

又。曰。妾。初。不。知。愛。而。男。爵。爲。雅。露。密。之。友。更。不。知。繼。我。姊。而。爲。男。爵。夫。人。者。又。爲。誰。氏。乃。今。昨。兩。日。先。後。並。見。而。雅。露。密。接。待。之。道。又。與。常。客。不。同。昨。操。法。語。今。作。密。談。一。若。雅。露。密。與。愛。而。男。爵。夫。婦。有。祕。密。之。關。係。也。者。雖。彼。等。祕。密。無。與。我。事。所。言。亦。無。關。我。姊。惟。覺。男。爵。夫。人。四。字。直。刺。我。耳。加。以。小。說。所。載。事。實。橫。亘。胸。中。因。是。懷。疑。莫。釋。將。求。助。於。先。生。

余沉思良久。復詢之曰。小說之關係。若何。雪尼曰。噫。此尤奇絕之事。雅露密自言。閱歷有得。故作此哀情小說。以表發之。寓言十九。想入非非。而妾觀其內容。意義。悲痛情文。眞摯慨乎。其言大有寄託。抑且行間字裏。時露怨憤。大似戀情失敗。疾首痛心者。所爲斷非閒情逸致。弄翰消遣比也。今全書猶未脫稿。歸結如何。尙難預測。緣其文筆天矯。千變萬化。篇中離合之終點。實令人無從窺測也。余曰。如姑娘言。雅露密作此小說。特自鳴其不平耳。又與福衣姑娘死事。何涉。雪尼曰。我辭猶未畢也。請續言之。全書大概。姑不具論。其中旁文一段。敘一女子被殺事。似實還虛。又似比例。雖不知其命意所在。而哀情小說中。忽雜以慘殺公案。節外生枝。無此文體。雅露密深於學問。夫豈並此不知者。而竟毅然爲之。已覺令人生疑。況所敘之事。又語語激刺。余腦始言「愛情甚濃。訂定婚約」。繼言「深夜受騙。獨行被殺」。與頃間妾述我姊死事。強半符合。余聽至此。頗有所悟。突插問曰。彼載此事。曾言致死之原因否。雪尼曰。先生見詢。誠至要之點。彼言「女子之死。爲彼未

婚夫之情婦嫉妬使然。余曰：噫，有是哉！又曰：書中亦言凶犯爲誰乎？雪尼曰：凶犯爲彼未婚夫。情婦所指使，敍次不甚詳明。惟言「計劃周密，舉動詭祕，非惟人不能知，卽彼未婚夫亦未嘗夢見」。云云。余曰：厥後所謂情婦者，亦曾與彼未婚夫結婚否乎？雪尼曰：未嘗及此。此事所載僅一小節，至女子被殺，戛然遂止。余曰：情婦係何等人物，有斷語乎？曰：但言其「陰險殘忍」而已。

余憮然有間曰：事非偶然也。又曰：姑娘以爲彼之所載，卽福衣事乎？雪尼曰：妾不敢決，還請先生決之。雖然，謂我姊之死由於妬殺，似較警局所判爲確。如謂適相巧，值妾終不信。以意度之，我姊死，事警局諸人或猶在黑暗中，而雅露密獨了了於胸，亦未可知。余首肯曰：姑娘明察，洵女界中之偵探家也。雪尼曰：謝君過譽，倘能因此而復姊仇，妾所厚望。君必允余偵探此案。余曰：諾。又曰：著書非不可告人之事，雅露密獨事祕密，其意何居？曰：此非妾所知。余曰：姑娘與之交，幾何時矣？曰：不及一年。曰：彼知姑娘卽福衣之妹乎？雪尼未卽答。余又曰：此節頗有關係，姑娘

曾與之言福衣事乎。曰：此妾平時絕口不談者。妾與福衣爲姊妹。彼或未知。余曰：余亦料彼未知也。設知之。彼且趨避不遑。必不以執筆勞姑娘矣。雪尼曰：君言良是。雖然。其人實才德兼備之士。使知妾爲福衣之妹。將圖復仇。或表同情。緣彼敘述此事。筆下時露憤氣。若將代抱不平者。然妾意告以案情。彼必……余急止之。曰：噫。姑娘休矣。是烏乎可。旣以偵探囑之。余慎勿以情告之。告則敗矣。姑娘試思。雅露密果有代抱不平之念。則案發兩載。何以絕無表見。至今日而筆之於書。猶且祕不敢宣。由是觀之。其中或別有原因。總之其人決無能力助汝復仇。告之何益。且有害焉。雪尼曰：然曰君疑彼通同謀害乎。此則妾敢百口保其必無。彼之待人接物。一出至誠。下筆且時加檢點。必合忠厚之旨。而謂若人而預殺人之謀乎。余曰：慎勿信之過深。彼非有豈能見死不救之語乎。雖有救之之心。謂非預殺人。凶謀而何。且事隔兩載。偵探苦無頭緒。姑娘旣因彼而發復仇之志。願僕亦將以彼爲緝犯之線索。設彼知吾儕所爲。而早爲之備。僕更無所措手矣。雪尼疾應曰：

謹如命。

偵探談片

雪尼既去。余追憶其言。加意思索。逆知案情深曲。探察良非易事。所幸案懸日久。警局早已束手。彼衆人亦必自恃秘密。安居無備。余今乘隙而入。或較當日辦案諸人轉易爲力。嗣是一意專注此案。日出偵探約一星期。略有頭緒。一日晚間。邀雪尼至。詢以近日有何怪象。答言無之。而轉詢余偵探之所得。余曰。姑娘前所言。余連日偵探。誠非無所干係。然情節複雜。牽涉頗衆。斷非朝夕之間。所能得手。僕今求見姑娘者。爲雅露密耳。姑娘日與相處。當必有以告我。

又曰。請言雅露密哀情小說之內容。雪尼曰。前日已脫稿矣。書名愛惡圈。敘一少年眷一女。傾心愛慕。情意至厚。要求婚約。女已允矣。不意阻力忽生。橫風吹斷。非惟夙願難償。彼女子且絕跡於社會。少年相思至苦。痛不欲生。偵探許時始得蹤跡。晤時以負約責女。女歷陳不得已之苦衷。辭意真摯。且申前約。少年喜訂婚。有日矣。乃未幾而風波又起。突來一富家子與之爭衡。雖女子情好如故。而訂婚之

期因之延擱事卒不諧少年至此忍無可忍遂大興問罪之師出其死力相與決戰於情場久之富家子漸占優勝少年憤懣欲死責女負心女曰妾與富家子相往還本非我心所願奈中有別故萬難遽與絕交君固傷懷妾尤抱恨彼乃妾所素識者今必強爲歡笑勉與周旋而君悻悻之辭色又復時現於我目妾之苦痛不且駕君十倍而上哉噫妾何不幸而遇斯人天既使妾薄有姿容而得無上之愛情於君美滿姻緣端宜及早成就天又何必多生一富家子使爲君情界之勁敵好事多磨造物亦殊多事雖然妾斷不因彼而有貳心於君此則可表天日者也少年曰然則吾二人之婚事女郎何以屢約屢爽女曰噫君猶未悟耶此卽因彼富家子耳必斯世無斯人而後婚事可免爭競不然雖爲夫婦無寧日也君其圖之時少年爲情魔所束縛幾同發狂尋思女言以爲女受富家子挾制無由擺脫心終不變情實可憐自願堂堂七尺軀不能庇一未婚妻任彼日處強有力者勢力之下而不一援手非惟放棄權利問心又何以自安少年愈思愈憤直欲手

刃。富。家。子。以。救。女。而。洩。憤。

未幾富家子將攜女避暑。葭芷灣女潛告少年。相約同往。旋乘汽車繞道而行。隨地遊覽。歷一星期。始抵葭芷灣。少年追逐其後。中心如焚。乘間與女握手。女更雙淚交流。切齒萬狀。共謀還復自由。苦無良策。繼而女子頓生惡念。謂少年曰。不殺富家子。我二人之婚約終難實踐。君盍以強硬之手段對付之。耶。少年狐疑未決。女又曰。君忍坐視妾長受此野蠻之壓制而不顧乎。少年乃毅然應曰。諾。遂相與密謀殺害之法。

時少年與女共寓一大旅館中。各占一室。富家子居女之左。偏聲息相聞。一日夜已過半。館中人咸入睡。鄉女忽匆匆至。呼少年起。低聲告之曰。富家子已熟睡。室門幸未加鍵。此機會也。速往！速往！言次。出一小匕首。以柄授少年。少年不暇計較。手持匕首直趨富家子臥室。至則室門虛掩。果如女言。行近榻前。見富家子側身。外向睡夢正酣。少年心念一決。舉匕首直刺。用力太猛。應手氣絕。少年既拔七

首出覓女。女言恐被警察窺破。必乘夜潛行以避其鋒。少年欲偕行。女不允。求踐婚約。亦不允。少年大失望。一時不知所措。繼而天漸明。女攜囊獨行。少年追踵其後。女止之。猶戀戀不能捨。女登火車。少年亦隨之。旋見別有一少年與女偕行。若預約者。心竊疑之。未幾車停矣。相與下車。共覓旅店。少年緊隨女。後女厭惡之色。形於面。忽反顧曰。殺人賊。敢耶。又指同行之少年曰。此我夫也。汝妄思與我結婚。抑何夢夢。少年大驚神魂。若失。至不能舉步。四顧幸無他人。心稍安。一轉瞬。問女已不知所之矣。

少年至此始恍然於女子之居心險詐。別有情夫。往日愛情均係作僞。自恨受女之愚。深入愛戀圈中。不能剖別。甘受驅使。無故殺人。彼願已償。遽思反噬。非惟感情消滅。竟至反面如仇。深謀毒計。一至於此。少年愈思愈悔。憤不欲生。獨立中途。情狀若癡。忽念女子呼爲殺人賊。殆定評也。撫躬自問。非法律下之罪人耶。倘被警察所捕。生命殆矣。思至此不禁大恐懼。旋見新聞紙載葭芷灣旅館毒藥殺人。

案並室中財物劫掠一空云云。心知女之所爲始悟。女實豔富家子。資財故誘至旅館而鳩殺之。復借刀於己。使己犯殺人大罪。不復敢躡其後。彼乃得與其夫。匿身安全之境。而享富有之福。計亦狡矣。不然殺人無若是之易也。少年忽如夢急寃。生路出奔他國。潛避三年。始返紐約。不料彼女子者。又復無意相遇。少年畏之若虎。亟圖引避。女竟毫無愧怍。遮道相迎。自言己與某貴族結婚。少年驚疑。特甚。蓋某貴族爲少年之至友。少年驚弓之鳥。深知女心不良。每借愛情爲利刃。專意圖謀財產。且羅敷有夫。某貴族甘與結婚。必又入其玄中。將爲富家子之續矣。少年念友情切。翌日往訪。將以情告之。俾得早自爲備。乃握手之餘。某貴族卽自言與女結婚後。情好倍篤。幸福無量云云。諷以微詞。若不覺者。少年艱於啓齒。默然而退。而每一回思往事。不禁毛骨悚然。念彼女子。實手不操刃之大盜。已身幾陷獄中。倖而獲免。今忽與某貴族成婚。必有奢望存焉。但不知將用若何之手段。加諸其身。某貴族開門揖盜。身處危險之境。而猶苦不自知。己爲先覺。應盡朋友。

忠告義務惟靜候時機再謀進言。

一日女忽造少年室以少年嘗向某貴族作譏諷語怒其洩機關詰責倍至其言曰汝犯殺人大罪猶敢與他人事耶今與汝約能守秘密之戒則今日仍爲密友他日共享利益言歸於好往事休提倘若有心反對以破壞爲主義則警察具在文明社會中不容罪犯濶跡也孰得孰失汝自擇之少年答曰我非欲宣揚往事反對汝之所爲但貴族某爲我至友不能坐視不救汝肯設誓保其無恙我自緘口不言矣女聞言大怒曰我畏汝耶汝何所挾而出此要求汝盍返躬自問偷生人世自願不遑尙欲並願他人耶悻悻而去臨行又曰禍福汝自擇之我不欲與汝多言也少年以情虛故受此恫嚇畏其凶醜竟不敢直言然每遇某貴族必以誠警之詞諷之而某貴族終不悟且笑其妄。

此全書大概也至此截然止矣結而不結亦殊大奇雪尼言止余詢之曰姑娘前日所言之旁文見於何處曰在少年出奔他國之後橫生此一段枝節殊不解其

何故。余曰：姑娘言避暑葭芷灣，得毋誤乎？曰：無誤。余自言曰：吾國何來葭芷灣，其地耶？噫，是矣。彼特虛撰地名，以布疑陣耳。又曰：書中少年，諸人想彼亦必用假名。雖然，或有意義存乎其間。雪尼遲言曰：否否。書中人未嘗有名，彼但稱曰『少年』、『女子』、『富家子』、『某貴族』而已。余曰：此書於此案，大有關係。姑娘一席話，勝余連日偵探多矣。

翌日，余即以考查旅館殺人舊案爲目的，蓋書中所言葭芷灣，雖無其地，要之富家子被殺一案，則確有其事。特案懸已久，地名又不詳，考查良非易事。詢諸偵探前輩，則以如此案情，層見疊出，言人人殊，似是非探索旬日，絕無端緒。余乃設一策，即以愛戀圈中旅館毒殺事爲藍本，撰告白一節，徧登各新聞紙，訪求被害者之家屬，惟其人其地均隱而不言，則以不知書中所載，究指何案，不能坐實故也。

忽忽三日，亦無應此告白者。余每揣度秘密思索，甚苦。一日，雪尼又至，呼曰：先生

雅。露。密。近。日。舉。動。離。奇。益。甚。所。著。小。說。脫。稿。後。即。付。某。所。排。印。而。以。校。讐。囑。妾。日。事。催。督。急。迫。殊。甚。原。約。兩。星。期。排。印。工。畢。剋。日。發。行。近。則。期。限。將。屆。告。成。在。即。矣。不。意。昨。妾。循。例。往。雅。露。密。忽。大。變。厥。旨。自。言。印。刷。事。已。中。輟。但。囑。妾。清。釐。積。稿。彼。自。逐。件。檢。臧。妾。訝。其。舉。動。乘。間。叩。之。則。又。含。混。其。辭。無。切。實。之。答。話。噫。先。生。彼。之。所。爲。抑。何。可。異。發。願。著。述。竭。盡。心。思。才。力。閉。戶。半。載。成。此。一。書。今。僅。一。篋。未。竟。無。端。盡。棄。前。功。且。始。而。十。分。祕。密。近。又。急。促。非。常。種。種。舉。動。何。莫。非。怪。異。之。端。雪。尼。言。時。余。傾。聽。甚。殷。至。此。忽。大。悟。曰。時。機。至。矣。此。告。白。之。效。也。今。請。言。別。

余。知。日。內。必。將。別。有。事。端。是。以。祕。密。防。範。朝。夕。不。懈。是。晚。愛。而。男。爵。家。果。失。其。夫。人。所。在。余。不。禁。額。手。曰。告。白。之。效。大。矣。哉。愛。而。男。爵。何。幸。賴。是。以。保。其。首。領。時。余。以。警。局。必。有。辦。法。故。暫。不。發。表。意。見。作。壁。上。觀。翌。晨。聞。愛。而。男。爵。信。妻。甚。深。以。爲。必。係。匪。徒。劫。掠。未。足。擄。其。妻。以。圖。贖。余。深。恐。陷。入。險。境。將。遭。不。測。特。聘。名。探。懸。重。賞。四。出。偵。覓。以。求。珠。還。而。承。辦。此。案。之。偵。探。某。某。亦。復。人。云。亦。云。絕。無。卓。見。紛。紛。

聚訟謂爲盜劫。余笑其妄。然若輩所爲亦頗有裨於余。則以水陸各行程密有警探八面張羅。彼犯罪者無飛身術。固不能出此紐約城也。

警局既無能爲。余再觀望不前。罪犯必將逸去。是晚乃呼二警兵助余捕一犯。送警署。並搜獲贓物。無算。價值鉅萬。皆奇珍也。警署聞之大歡迎。余蓋余所獲者非他。卽愛而男爵夫人也。敝衣垢面。人不之識。警長某出向余致賀。且曰：愛而男爵。覓其夫人甚急。君獲之。應得賞金。余曰：否否。余所獲者非男爵夫人。乃女賊耳。警長詫甚。余曰：此案內容。君亦曾加以研究否。愛而男爵不僅失妻。凡其家有價值之物。均已不翼而飛。人財兩失。其爲監守自盜。席捲而遁。無疑。嗟彼女賊之初心。實豔愛而男爵家產豐厚。故特僞爲夫婦。以圖一逞。否則彼自有夫。未嘗離異。能容其另嫁男爵乎。彼等所爲乃絕妙之美人計。動以愛情重。以結婚而後。人不之疑。推其惡念。殆不至手刃愛而男爵。坐享遺產不止。近因僕躡其後。詭謀將敗。急思潛蹤引去。乃變其初計。與其夫內外應合。席捲同逃。案情明晰。若此。君豈熟視。

無覩耶。今其夫……警長詫曰。彼別有夫耶。噫。其夫爲誰氏。余曰。姓越理陀。不詳其名。警長曰。已逸去乎。曰。然。余慚不能獲之也。其人居某旅館。已兩閱月。計自愛而男爵與彼女賊結婚後。越理陀未嘗一日離紐約。特其居處時時遷移耳。案發之前。彼又別設一祕密藏以待其妻。昨晚彼等潛身其處。余皆自暗中監察之。彼已爲余囊中物。今乃被其脫逃。是則余疎忽之咎。無可辭也。雖旅館中亦有守之者。然風聲易播。彼豈不聞。必不自投羅網。可以預決。

警長聞言。現驚疑狀。有問謂余曰。君言誠切。當事理。然越理陀在逃。未獲。質訊無從。若憑君片面之言。判愛而男爵夫人爲同謀。劫掠彼。必不肯承認。證據未得。不足以成信讞。奈何。余憤然曰。警長謂女賊爲受冤耶。我知彼不自以爲冤也。若謂證據未得。則我請言之所失。如許珍物收藏不在一處。苟非室有奸人。取攜自便。豈外來之盜。能於倉卒之間。逐件搜索得之耶。且愛而男爵家婢僕如雲。何竟不聞聲息。而彼女賊亦絕不一呼同謀之證。一頃間人賊並獲。卽在彼祕密藏之中。

女賊獨居深處門非反扃且無守者謂使被擄屬實則得此時機曷勿出呼警察圖脫牢籠今反爲之看護贓物是誠何心且匪徒非惟不慮其逃逸更以看護贓物任之是何名分而能見信若是固已照然若揭矣同謀之證又一此皆二警兵與余所親見者余之前說則更有目共覩凡此證據警長以爲確乎否乎警長首肯者再而不答言但詳詢越理陀狀貌命暗捕數人四出緝捕而稱余辦案敏捷而已旋即退去余亦欲行適愛而男爵聞信至先謁警長急請一見其妻警長從之則握手流涕若不勝情彼可惡之女賊則更涕不可仰喁喁語醜態萬狀余目覩此怪劇不禁嗤嗤作冷笑繼而愛而男爵返身向余脫帽爲禮慰勞備至余曰君意若何愛而男爵矍然曰噫余妻不幸遭此意外之危險賴先生大力得脫虎口愚夫婦感謝之忱匪可言喻酬金具在敬爲君壽雖然大德不敢言報此區區者固不足……余急插語曰否否非此之謂也此案現象確有內奸且於君有密切之利害急宜詳加查察以期水落石出倘再執迷不悟後將有大不

利君其慎之。

愛而男爵訝曰：內奸耶？噫！余家婢僕衆多，查察不易，奈何？余曰：易甚，詢此女可矣。但君猶以彼爲夫人大誤，大誤。男爵聞言大驚，詫目視余，噤不能語。余又曰：君之處境殊危險，實告君內奸，卽君親愛之夫人，家庭之間有此蝨賊，若猶夢夢，僕實爲君憂之。男爵應聲曰：若何？忽作此語，豈余妻有所開罪耶？噫！若意殊不可解。豈謂余妻與盜同謀，劫余財物耶？天乎！余妻雖不肖，何至甘心從賊？先生休矣。幸勿誤我。男爵據其一方面之思想，自信甚堅，語含怒意，若切責余言之唐突者，蓋爲女賊魔力所屈服，日久無由自拔也。余欲舉案情爲之剖解，而以不易見信，爲慮躊躇，未言有間。余顧警長曰：僕言不足信，曷勿使彼女賊自言之，爲愈乎？警長勦從，余請呼女至前，溫語慰之。女不待詢，卽自言：昨晚所遇匪徒，若何入室？若何劫掠己身？若何被累？若何呼救？謊言連屬，娓娓動人。言次，警長若深然其說者，非惟不加駁詰，反殷殷慰藉之。男爵更隨聲附和，且以保護不力，自責憐愛之情，溢

於言表。余窺彼等情狀。殆皆以余所報告爲莫須有矣。惟彼女賊內省情虛。目灼灼。余不瞬。余憤甚。微哂曰。破案有日。今尙非其時。余自恨不能並獲。越理陀以執汝口。雖然。汝夫越理陀能遁出此世界。則汝之福。否則終有弋獲之日。居時對質公庭。汝雖有百口。恐亦無從狡辯矣。言畢而退。

余出警署。纔盡一街。陡聞車輪馬足之聲。自身後疾馳至。偶一回顧。車中人卽向余致敬。視之心益不平。不禁頓足曰。警長竟釋之矣。蓋車中少年男女各一。男爲愛而男爵女。卽案中至要之罪犯。亦卽其夫人也。促膝並坐。狀至親密。噫。觀此表面。誰謂非有情眷屬耶。風姿絕世。我見猶憐。宜乎愛而男爵爲之辯護。警察長遽允釋。放置案情於不問也。雖然。愛而男爵溺於情。愛猶可言也。彼老於辦案之警長。亦復以貌取人。憤憤乃爾。可怪孰甚。

辦案公例。偵探與裁判各有權限。平日互相倚重。雖有通聲氣。聯指臂之妙。用至一旦。意見不合。則惟各行其是而已。吾儕偵探。不容侵裁判之權。以故余於此案。

雖明知女賊包藏禍心。縱之必有後患。但報告其罪狀。職分已盡。其他非所應問也。

歸至家。雪尼已坐待室中矣。見余返。急詢案情。余盡告之。且曰。余慚不能獲。越理陀。遭此失敗。殊無以對姑娘。雖然。余誓獲此奴。爲姑娘復仇。雪尼卒然曰。越理陀與愛而男爵夫人關係。若何。豈殺我姊者。卽其人耶。余曰。案情明顯。若此。姑娘猶未喻耶。綜而言之。雅露密之印書中。輟女賊之挾物圖。遁皆因見我告白。而非若輩之本意也。而實受其福者。厥惟男爵。惟姑娘復仇一事。不能得良結果。此則余所深愧者。雪尼茫然曰。妾殊未喻君意。乞道其詳。余應曰。諾。

言其罪狀。非數語所能盡。要之。愛戀圈所載。乃女賊一生歷史。姑娘觀此。卽能明了。初無待余之煩言。書中所謂『少年』者。雅露密自謂也。『女子』者。指女賊也。『某貴族』卽愛而男爵。『富家子』謂被害於旅館者。亦必實有其人。觀於此。則旅館福衣二案。瞭如指掌矣。雪尼矍然曰。然則書中旁文一節。確係我姊事。

矣。噫。向。固。疑。之。余。曰。此。節。雖。曰。旁。文。實。爲。全。書。第。二。關。鍵。蓋。福。衣。一。案。女。賊。爲。主。使。正。犯。雅。露。密。欲。表。出。之。以。著。其。惡。然。返。躬。自。問。又。以。舊。日。殺。人。之。故。懼。女。之。發。其。覆。不。敢。振。筆。直。書。又。不。甘。隱。忍。不。言。故。特。於。正。文。之。外。載。此。一。段。事。實。深。文。曲。筆。元。之。又。元。以。待。讀。者。之。自。悟。測。其。用。意。則。所。謂。女。子。卽。福。衣。姑。娘。未。婚。夫。卽。愛。而。男。爵。指。使。毒。害。之。情。婦。則。女。賊。是。也。至。受。指。使。而。手。刃。福。衣。之。凶。犯。爲。誰。書。中。雖。未。明。言。亦。已。顯。然。共。見。雪。尼。曰。殆。卽。越。理。陀。其。人。余。曰。信。然。連。日。偵。探。頗。得。真。相。請。言。其。略。

余。初。聞。姑。娘。言。愛。戀。圈。之。內。容。雖。未。敢。斷。爲。書。中。所。載。與。福。衣。必。有。關。係。而。觀。於。愛。而。男。爵。夫。婦。先。後。造。雅。露。密。之。室。切。切。私。語。一。段。實。事。則。雅。露。密。與。彼。二。人。有。關。係。可。知。福。衣。固。與。二。人。有。關。係。者。因。此。連。類。而。及。則。雅。露。密。或。預。聞。福。衣。死。事。亦。在。意。中。以。故。余。辦。此。案。之。初。卽。以。調。查。雅。與。女。賊。之。歷。史。爲。第。一。義。嗣。經。探。得。雅。露。密。半。生。歷。史。與。愛。戀。圈。中。之。少。年。無。少。異。始。知。此。哀。情。小。說。彼。固。

自寫其生平而女賊之過去事實則千方百計終難探悉但知其與某旅館中旅客越理陀有祕密之交涉而已繼而彼等席捲圖遁余自暗中窺見情狀始憶愛戀圈中有女自有夫一語而知彼等固夫婦也彼夫婦之同惡相濟如此則所謂受指使之凶徒當晚冒稱圉人誘福衣出而殺之者非越理陀而何殺人凶謀非盡人皆得預問者女賊借手他人所指使者必其至親之夫可知至所持鑽石小件定係男爵之物其所從來或由竊取或出贈送皆不可知特女賊利用之以堅福衣之信則非贗鼎明甚事成之後復攬以去計劃周密泯然無痕誠爲愛戀圈所云云也雪尼亟稱曰深刻哉君之論也無疑義矣余曰余何能爲幸得雅露密指南之助耳彼之著書以混合爲宗旨故特運實於虛命意用筆在若無若有之間使人不覺而一經吾儕偵探之手則又反虛爲實如對鏡然無毫髮之遁形於此可見愛戀圈之一句一字莫非真情實事而福衣之多年疑案亦得賴以大明且不獨情事分明歲月亦莫不符合書中旅館案雖無時日可稽而雅露密返國

在上年秋冬之間。此余所調查而得者。尋繹愛戀。閣出遊三載。一語則旅館案。爲四年前事。而推測而知也。福衣遭害在前年之冬。女賊與愛而男爵結婚。爲上年秋間事。此又事實之可考者。書中未詳福衣遭害時日。其言結婚已半載。如此旁徵博考。益覺鑿鑿可據。姑娘以此書內容語我。實予我以研究之資料。否則三案併合頭緒繁多。雖競能力。又何能於旬日之間。明曉若是。

至雅露密著書之本意。則於此初無關涉。蓋爲愛而男爵而作也。彼既受女賊愚弄。悔憤之餘。誓今生不復再與相見。豈意遠遊乍返。知女賊又將以毒計陷害。愛而男爵適相巧值。男爵恰係至友。雅露密既以情界先覺。自居不忍坐視。且知深悉女賊歷史者。更無第二人在。是以必欲救援。以盡義務。奈身處女賊勢力之下。無自由發言之權。而愛而男爵情魔甚深。卽任怨直言亦難。以疎間親取人之信。雅露密至此緘默。則負友欲言則懼。攖女賊之怒。進退維谷。此其躊躇滿志。所以發願著書以筆代舌之原因也。其意將以己身所親歷者。隱示天下。以刺女賊而

警。男。爵。且。一。洩。胸。中。之。憤。特。敘。旅。館。福。衣。二。案。一。詳。一。略。發。表。女。賊。之。奸。而。彼。之。命。意。固。在。彼。不。在。此。吾。故。曰。爲。保。護。愛。而。男。爵。而。作。也。

雪。尼。慄。然。曰。先。生。之。言。良。是。雖。然。其。著。書。也。始。而。祕。密。繼。而。急。迫。後。忽。印。刷。中。輟。種。種。變。異。又。何。以。故。余。曰。無。他。著。書。之。初。懼。女。賊。之。干。涉。是。以。祕。密。發。印。之。際。恐。女。賊。謀。害。情。急。先。下。毒。手。則。此。書。必。將。無。効。是。以。力。爭。先。着。急。圖。出。版。且。其。時。或。事。機。已。露。雅。露。密。干。涉。其。間。故。愛。而。男。爵。夫。婦。先。後。落。至。一。則。密。談。一。則。爭。論。其。情。可。以。想。見。是。亦。急。迫。之。一。解。至。此。印。刷。中。輟。則。別。一。問。題。固。我。數。行。告。白。之。力。也。

其。初。雅。露。密。以。爲。書。中。事。實。斯。世。當。無。復。知。者。言。論。自。由。決。無。文。字。之。禍。及。見。余。告。白。乃。大。驚。懼。初。不。料。旅。館。一。案。事。隔。多。年。尙。有。偵。探。及。之。者。自。念。書。中。詳。載。此。案。倘。一。出。版。授。人。以。柄。殺。人。大。罪。將。有。不。能。脫。卸。之。虞。自。投。羅。網。愚。不。至。此。是。以。急。急。停。印。且。必。拉。雜。而。燒。燬。之。耳。而。余。告。白。之。効。力。猶。不。止。此。女。賊。與。愛。而。男。爵。

之結婚。其意必將圖謀生命坐享遺產。可斷言也。使但注意珍物。則何必鄭重結婚。結婚後。又何必坐待至今。其心叵測於此。可見近亦因見余告白。深恐舊案陡發。大禍將臨。故急急焉。變其初計。潛蹤遁去。而又不甘盡棄前功。乃以席捲爲圖。謀之末策。不意事機不密。又復遇我而敗也。

以事理言。愛而男爵間接授余告白之益。得保首領。還復自由。不可謂非不幸中之大幸。奈彼愛妻之熱度。達於極點。忠言逆耳。自信甚堅。我恐日後之禍。方興未艾。雖然。女賊經此風波。必有戒心。且知余注意此案。必將偵其所爲。自願情虛。或不敢再以野蠻手段。加諸男爵之身。此尤彼之幸也。惟彼竭力迴護其妻。致姑娘之仇。未能……雪尼突然曰。君既知我姊死於女賊夫婦之手。乞卽宣布罪狀。爲我復仇。妾亦將親赴訟庭。控訴一切。君幸助我。

余未卽答。有間。喟然嘆曰。姑娘恕余案情。雖經探明。而復仇之目的。尙非今日所能達。曰。豈以男爵迴護故耶。余曰。然。且不止此。曰。仇不復之理。訟之何如。余曰。訟

不得直。夫何益前晚女賊之所爲情事分明證據確鑿若輩猶熟視無觀衆口一辭目爲盜劫迫人贓並獲聞余舉發罪狀亦無一人表同情者卒至雲散天空水歸大驚罪人逍遙法外絕無一語駁詰雖非有意縱奸實屬糊塗已甚姑娘試思此案明晰若此重要如彼尙且束手不辦况福衣案年深月久既乏實據又無證人若輩必不肯因姑娘之訴訟遽捕女賊而科以殺人之罪可預決也頃間余在警局絕無一語及舊案者亦職是故雪尼曰然則奈何余曰誠無奈何必再遇絕佳之機會或能捕獲越理陀或女賊有何破綻爲余所得而後仇乃得復雪尼大失望默然移時乃作最後之計畫曰妾之希望終未絕仍乞擔任偵探母中輟余應曰微姑娘言余亦不肯放手也

雪尼既去余悶坐一室設策補救聊以自慰正思索間愛而男爵齎賞金至矣先致感謝之意而後出二千金支票於囊以授余余却之男爵固請余曰吾儕取財之道界限倍嚴不容無功受祿自傷其廉……男爵急曰余妻賴君得返此金固

君所應得者。何言傷廉。余曰。否否。余若因懸賞之故。而後覓得君夫人。誠應得此賞金。今則不然。余之所以覓之者。與君懸賞求妻之宗旨大不相同。人各有志。豈容違心。貪得君幸。恕之毋相強焉。男爵瞠目視余。有間。期言曰。敢請其不同之點。曰。無他。君自購求盜劫之愛妻。余自捕獲同謀之女賊。各不相謀。兩毋干涉可也。男爵聞之。口噤不能語。臨行。余以支票返之。且告之曰。君如有疑乎。余言則君友雅露密。現在盍往詢之。彼之所知較余尤詳。此余之贈言也。言已。閉戶自入。嗣是男爵亦不復至。諒不以余言爲然。未嘗往詢雅露密。或詢而雅露密不肯實言。皆未可知。

數月以來。余偵探不稍懈。奈越理陀既不可得。女賊亦無舉動。無隙可乘。以致雪尼之仇。終不得復。此余之所以耿耿也。

旅館案

逃 時

京師前門外西河沿中興旅館者。地當繁會。距入城及東西兩車站爲近。一般從

政者流。謁選朝覲之所萃也。一日來客。操近京音。知非南邊老。衣裝輕少。不甚煊赫。館人以常客遇之。不措意。客居二十四號房。寡來往。日無所營。惟寂處。踰數月。未言去。館中住客。久暫常無定。客雖寒。無逐理。房膳不時給。館中宿客多。不爭及此。亦未之怪也。旅館通例。客戒行。則給茶酒之資於侍者。長居客。苟非聚博。或他遊戲事。則侍者無所得。故侍者每喜新客。客居之久。則生厭。呼茶呼飯不時至。其慣習也。

某日之晨。二十四號門不啓。侍者厭其久。病其寒。數月以來。服事無所得。固已怨見門尙掩。遂其怠惰意。絕無款而問之者。早飯已熟。始掀其門外之軟簾。見銅魚把鑲。知客不在。則念何無見其出者。走問掌櫃。門鑰未交。掌櫃以其積欠房膳金也。疑爲遁。姑與窺之。穴其窗。見衾篋未動。而人橫於地。時方暑。流行疫甚盛。意必猝病致斃。何又自鎖其門。顧已見死人。則羣駭而呼。剎那之間。旅客亦齷至。有詢者。有詰者。有疑掌櫃挾嫌者。有責侍者不謹者。咸張口眙目。環集於死者之室外。

百聲雜叱。露乃不可止。

於時掌櫃排衆發言。冤有頭。債有主。死人於店。則店主之責。無多言。決無諸公累。但客何以死。何以鎖門而死。事非驗不明。以吾之意。其開門乞諸公爲之證。如可者。則令侍者開門。諸客相視無言。願亦他無善策。則羣從掌櫃呼侍者。伐鎖而啓門。

門啓。羣闖而入。見赫然陳於地者。其旁乃殷然有血跡。則又羣駭而呼。掌櫃曰。無躁。姑視之。則羣却立以觀。無敢近者。時則值此號之侍者。膽頗豪。且知無所逃。其責從掌櫃之指。迫而觀之。瞿然曰。非客也。此又一人。非客也。此某玉器鋪之夥也。掌櫃亦從而察之。曰。噫。此某玉器之夥也。此德恆玉器鋪之夥也。胡爲死於此。客何往。然則客何往。此德恆玉器鋪之夥也。胡爲死於此。且有傷。且有傷。駭且異。方無主。羣客則攙言。事至此。宜鳴官。非然者。余輩且不敢居其店。掌櫃方無主。則亦曰。事至此。宜鳴官。宜鳴官。則令侍者守其室。相與鳴於官。

京城地面刑名事。向屬諸城坊。是年裁城坊。初置巡警部。設內外城巡警廳。丞僉事各官。粗舉大綱。所調用人員。半年少氣。盛常喜事。有案報。則隨往。午後約四時。官已至。

行走僉事某。先行正式之勦驗。當據勦驗得。

中興旅館房屋一所。坐落外城右一區西河沿中間路北地方。計共平屋四層。西跨院平屋兩層。二十四號房。在中間第二層正房東首。隔牆小院。北屋一間。向東南均不通別處。南窗兩扇。窗紙有穿孔。窗西邊朝南房門。門上布簾。門屈戍已毀。房內靠窗土坑。枕席未動。西牆方桌一張。上置茶壺煙袋零件。東牆橈閣軟包筐子零件。房內單靠二方杌一。屍臥坑前桌旁。仰面右側。頭西足東。左足微曲。地有血跡。旁遺小刀一柄。

僉事則命移屍向光處。檢驗屍體。當據檢驗得。

死者李玉昌。問年十七歲。身穿藍夏布長衫。白布坎肩褲。鞋襪全。屍身量長四

尺三寸五分。仰面。面色白。致命左乳下尖刀傷一處。斜長七分。寬三分。深入內。合面。穀道污穢。餘無故。委係生前受傷身死。兇器小尖刀一柄。比較傷痕相符。勘檢畢。僉事命將屍身掩蓋。則行就地之研訊。

傳訊店主。問姓。答周。名。答祥美。何處人。答山東登州府福山縣。年。答四十八歲。此店是爾親開。答是。若干年。答二十餘年了。店事何人經理。答掌櫃王小侯經理。小人往來店中。家住何處。答順治門外廣積寺後身。今晨出事時。爾是否在店。答不在店。聞報前來。二十四號住客何名。是否認識。答住客陳興法。素不認識。住店後。曾經見過。死者何人。曾否認識。答死者李玉昌。門框胡同德恆玉器鋪夥計。常攜玉器包到店認識。與住客從前有無賣買口角等事。答小人不常在店。不知細情。要問掌櫃。爾店敢有窩藏匪徒。及容留來歷不明之人。答不敢。帶下。

傳訊掌櫃。問汝是王小侯。答是。年幾歲。答四十五歲。掌櫃幾年。答前年到

店。今年三年了。何處人。答寶坻。與店主如何相識。答買賣相識。從前作何買賣。答天興樓南菜館管賬。因何到此店掌櫃。答在菜館時。與此間店主常有來往。後因天興樓菜館歇業。本店需人襄理。由舊東人保薦到店。有無家屬在京。答小人家住寶坻原籍。在城在鄉。答城東小池後。時常回家。答到店後尚未回家。二十四號住客。自然相識。答小人認得。何處人。答京東。到京何幹。答據說謀作洋貨鋪賣買。何時來店。答今年正月二十四日。住店已有半年。答五個多月了。平日何人來往。答客甚寒。且土。有前門東義興成洋貨鋪夥計張姓。大柵欄豫祥南貨鋪夥計不知姓等。與他認識。時常來往。答不常來往。平日如何情形。答長日寂處時多。向來出門。鑰匙有無交櫃。答向來出門。鑰匙一定交櫃。與店中夥計相處如何。答買賣生意一樣招呼。惟久住不去。謀事無成。房膳錢并且短少。夥計們不甚瞧得起。有之。有無口角情事。答飯店生理。來往卸載。接送招呼。小店客人不少。夥計們知道規

矩不敢有口角情事。李玉昌攜包串店櫃上自然相熟。答櫃上夥計們人人認得。與此陳客人有無買賣交易。答未有。向來不大叫進。答有時叫進。夥計們知道。何時犯事。爾是否在店。答櫃上鄭重。向不離店。但二十四號房是個死院子。小人前後招呼。不能時常到彼。有時照料不周。早飯時。夥計們來問鑰匙。大家去看。方纔知得。如此欠房飯錢多少。答三月有餘。約六百多串。然則欠店太多。必然迫脅索取。答長年賣買。不在幾百串錢。夥計們不敢帶下。

傳訊侍者。問爾何名。答小人叫老王。在店幾年。答兩年多了。二十四號房是爾所值。答小人與李三朱五同值第二層房。小人值東邊一帶。朱五值西邊一帶。李三承接往來。出事時。爾定知悉。答小人當時不知。今早開飯。房門不開。始報掌櫃一同入看。胡說。爾既專值此房。豈有住客房內出此大事。爾竟聲息不聞之理。定係知情畏罪圖賴。答小人不。小人疏忽是實。究無此理。

答小人委實不知。爾同掌櫃入者。是今晨何時之事。答約摸晌午。店中開飯之時。今晨便不聞此號住客聲喚。答不會聽得。小人只當他睡眠。昨日何時之後。汝不會到此號房。答昨晚飯後。小人到房拾掇家伙。泡茶掌燈。客人尙是好的。此後便不聞聲息。答八點鐘時候。有山東孟老爺下店。官客堂客五位。僕從行李不少。正住二層正房。小人偕同李三朱五幫同照料。人聲嘈雜。是不曾留心得。然則死者李玉昌。爾是認識。答小人與彼極熟。昨日何時到店。答昨日來店。不止一次。小人們晚飯時。他尙看吃談天。此後如何。答此後小人有事。便顧不得了。帶下。

傳訊玉器店主。問德恆玉器鋪是爾所開。答是小人親開。姓答張。名答冠成。幾歲。答六十二歲。何處人。答保府。在京開店幾年。答三十來年。家住何處。答取燈兒胡同。店中夥計若干。答小人親自照料。並無夥計。僅有學徒三人。如此死者亦是學徒。答是。到店幾年。答十四歲到店。今年十七。有

三年了。此人平素如何。答老成小心。在店甚是得力。可惜了。昨日何時離店。答是甚是可憐。昨日是早晨離店。有無攜帶貨包。答攜帶貨包。內有何物。爾自當有賬。答是。小人親手交與。小人記得。

當呈貨單一紙內計

漢玉鐲三隻

翡翠玉鐲二對

漢玉般指一隻

翡翠般指三隻

白玉皮翎管二個

白玉翎管一個

翡翠煙嘴五個

翡翠朝珠全串

珊瑚紀撚四付

翡翠佛頭二付

玳瑁佛頭一付

翡翠押髮三根

翡翠如意簪一根

白玉匾簪一根

玉皮大簪一根

各項煙壺四個

各項手串五付

翡翠耳挖簪籤零件十六件

白玉帶頭一個

翡翠帶頭二個

白玉皮帶頭一個

各項戒指等零件十九件蜜蠟朝珠全付

金珀朝珠全付

桃核朝珠全付

以上約估值銀一千二百兩

閱畢。問有無消去。答此是早晨攜出之物。在外一日。不知有無消去。向來店中何時檢貨。答晚歸報賬檢貨。如此攜貨出店。當晚必需回店歸賬。答有時亦不一定。緣李玉昌家住西河沿西頭。尚有孀母。只此一男。有時便住家中。到次日一併歸算。是以昨晚不歸。爾亦不曾查問。答小人過十點鐘。回家過夜。當時未曾查問得。今晨到店。以爲是彼住在家中。亦未詫異。晌午。此間店夥報信。小人趕忙前來。得知店主已經報案請驗了。留此聽傳。帶下。

則有屍母李張氏。喊訴孤苦。懇求伸雪。傳令候諭。

略訊畢。諭店主事出店中。店主莫可辭其責。著先繳銀八兩。給屍母領屍自行棺殮。店夥老王。帶廳聽候緝兇質訊。餘人保釋。諭畢。僉事則歸署中。已散值矣。檢察某者。以巡警部衛生司主事兼巡警檢察事。值夜班。留廳署。僉事則與晤告。

以適所檢驗事相與研究其故。

檢察曰。從來江湖無善士。店家窩匪爲匪事常睹。不可信。死者之爲玉器夥。無確證。貨包已失。可捏造。住客爲誰。我輩未之見。使我爲政。今日必帶店主掌櫃歸。僉事曰。不然。店中住客固不一。此號客詢有見之者。有與往來談笑者。玉器夥更有曾與交易者。店主縱爲惡。不能盡掩諸客口。以我見。此號客不獲。此事終難水落而石出。

檢察曰。是不然。君之意。以爲房屬此客住。有死者。縱非手所殺。必有關涉事。以我見。如所語。此號住客。在店已半載。欲爲姦亂。何不早措手。且欠房膳金。境蓋迫。彼能殺人。何乃爲貧窘。

僉事曰。是不然。客殺人。非我所敢臆。特與此案不能無所涉。使非然者。胡爲事起。而人逸。以我見。參子語。店家事。誠不敢盡信。或知其隱。而故縱。所謂房膳金。乃以自卸責。以明客之遁。於店爲無益。斯可以免詰。我今悔不帶店主。或掌櫃。得與君。

共訊之。

檢察曰：是亦毋須然。如子語，此客必有其人。案自了。我輩今且思之。客之遁，出何道乎？

將走漢。將走津。曰：不能。客無篋。將匿於他店。曰：不能。貨包所到，必有識之者。

妓寮乎？亦不能。宵尙可。不易爲終日計。其荒野乎？小窪之南乎？天壇之間乎？或有之。寺刹之中。小戶之家。或不易有消息也。則轉念曰：是亦不能。彼攜玉器。適荒野。誰用之者？誰用之者？曰：迂哉。彼攜玉器。而必如常法。以求售者。今日一日。我輩早獲之矣。

語次。鐘十鳴。檢察則曰：吾今且巡班。無暇與子參閱。謎行矣。明日談。則易其制衣。革鞞。棄棄而自去。

僉事者。家於晉子。身留京。宿逆旅。時既晚。則亦無歸意。躑躅室中。輾轉所檢。事倦而坐。復起行。旋又倚榻而假寐。自語曰：遁乎？必遁。無留京理。何往乎？近京一帶。騾

車乎。步行乎。不能。是將遁。必謀速。何物最速。汽車乎。南走漢。東走津。則離京矣。吾何從而弋之者。屈指計之。其離店已一日矣。遁津乎。匪特津也。登舟矣。遁漢乎。宿彰德矣。吾何從而弋之者。瞿然曰。此予調部第一件承辦案也。萬不可使遁。萬不可使遁。雖然。遁矣。轉念曰。速乎。或猶留京。徐一日以定所向乎。自解曰。亦不然。玉器一包。縱如單所開。不足以供大策畫。仍易錢耳。賣之乎。果客也。彼無售處。質之乎。於理爲近。雖然。所攜又太多。將啓質庫疑。非也。非也。躍然起。坐於榻曰。愚哉。彼離京而售。誰識之者。憮然曰。漢乎。大商場也。雖然。太遠。亦不然。沿鐵道而數。隨處皆可售也。彰德乎。果南走。今日必售之。彰德。今吾何術以遮之者。聽之而已。或東走乎。得之矣。有電話。在雖不在津。何妨一訊。急起。行向牆而立。

鈴……鈴鈴鈴……歐……歐……要天津五百二十六……五百二十六……天津……天津……歐……要接天津……天津……勞駕勞駕……歐——

鈴鈴鈴……歐。你那兒……歐……我……北京外城總廳……北京……北京……
 ……外城總廳……外城總廳……要五百二十六……歐……勞駕……歐……
 鈴鈴……歐。你那兒……北京外城總廳……外城總廳。你誰阿……歐。請某老爺……
 歐……歐。貴姓……歐。某某阿……歐。我某某……歐……我說阿……今兒有起案子。
 ……北京有起案子……歐。有起案子……西河沿中興旅館……旅館……死了個人。
 ……兇手跑了……京東……京東約摸四十多歲……沒鬍子……約摸四十多歲。
 ……歐。四十多歲……帶的玉器包……應該是玉器包。他殺了個玉器鋪串店的夥
 計。把包甩了……該是帶走了……恐怕上天津……上你那兒……歐。勞
 駕……歐。勞。你駕。招呼。車站上夥計。留點兒神……歐。車站上留點兒神……歐。
 ……勞。駕。歐……歐……勞。駕。勞。駕……鈴鈴鈴……
 鈴鈴鈴……歐……歐……說完了……歐。沒事……沒事了。勞。駕。勞。駕……鈴鈴……
 哈哈……哈哈……亟回首。檢察。躍而入。曰。事乃大快。曰。何如。曰。適所言者。吾已得。

之矣。曰：何如？曰：適出門，吾順道而南，轉過天橋，則有至可疑之跡，發於路旁之茶棚，而映入吾之眼簾。曰：何如？曰：夜深矣，乃有坐彼而茗焉者，審視問，則有最足以觸動吾腦者，突然發見，蓋彼所攜者，宛然玉器包也。吾乃以強硬之手段干涉其自由權，而執以俱來，曰：有是乎？人何在？人何在？待吾訊之。

出訊所獲者，則爲琉璃廠中間路南大升玉器鋪夥京東人楊立三。本晨攜包出店，在果子巷口值其戚永定門外王姓，告以要事待商，因偕至其家，則以新生子三朝作湯餅，並無他事，堅留晚酌，及辭歸，天已昏黑，路長行倦，在天壇旁茶棚內，啜茗突蒙巡班老爺拏案，僉事方遲疑欲提旅館侍者質訊，手翻所攜玉器包，見所攜玉器有與德恆號開單相符者，反覆問，忽覩包裏角上有戳記，審之，則琉璃廠中間路南大升玉器鋪也，乃抗聲責之，曰：巡警新章十鐘後，店鋪均掩門，不得有串客人等攜包出外行走，汝爲店夥，汝豈不知乃猶攜包啜茗乎？是宜懲，不汝貸來交。所於是值役執黑索，羣擁楊立三以去，僉事則退。

面檢察。檢察愕然曰：君何不一訊也？曰：訊之矣。曰：否。予所謂者，旅館事也。曰：此非德恆鋪貨包。攜貨包者，遍內外城，皆是何能？一訊以旅館事，曰：拙哉。子之承審天下有罪人，肯持明證呈汝眼者乎？現有店夥在胡不一質之？曰：然。罪人斷無持明證呈吾目者。子盍思攜貨包者，雖遍於城內外，而所攜貨包，決不假他人手。人殺德恆店夥，何處得大升店包？縱已彌縫，曷不取他鞞，易之尙留此玉器之包？藏其殊別之點於背裏，以呈子之眼，而待予之反覆詳審也。

檢察曰：雖然，人情鬼蜮，安知不與旅館通竊？人鞞以爲嫁禍計，僉事曰：然。如君言，人皆莫我拙。我作旅館侍者，將證我店主與殺人賊通謀耳。曰：某毋滑稽。審判事毋寧信人爲惡，曰：然。信人爲惡，我倦欲眠，不能從君再作惡人。猶在所明日任子爲之。若何茶房、噍套車、噉齊了，於是各散。

楊梅竹斜街路南中間掩黑門兩扇，兩旁粉壁大書武隆老店安寓客商，則僉事之所居也。轎車一輛，御者冠紅纓，駕駛驟自西向東而馳于……于……及門而止。簾

掩門開僉事下車而入轉東而南及跨院一僕迎而出操晉音亟取匙啓西首房門鎖主僕相隨進燃白燭店夥提水壺泡茶曰老爺今日夜班僉事漫應之命僕掃牀匆匆而睡

翌晨僉事未起而署中送知會至下牀拆閱急呼盥漱訖食燒餅戒其僕曰吾今奉使他出當晚卽歸汝毋他適慎守門戶余行矣套車攜衣包騰身上御者振鞭曰得疾馳出東口望北望東望北過橋望東望南止於京奉鐵路車站之門則下車戒其御曰晚八鐘其遲吾於此慎無誤吾尙將謁客御者諾已則匆匆入車站購二等票步月臺上車擇地而坐顧視間鐘……鐘許一鳴一兩旁巡警肅然舉杖立火車展輪直穿海岱門轉南經天壇出城而去

僉事坐車左右顧朝日初旭照平土閃閃作金色間逢村舍矮屋土牆人出入裸如野蕃荒蕪曠莽之觀較之乘華車策駿馬馳驟於前門大街大柵欄觀音寺間者風景有天淵之隔矣則轉其眼球之光線以射於一車之內裏門角坐一人左

手、貫、玉、鐲、燦、然、耀、其、翠、攜、黃、布、包、如、縫、工、之、持、刀、尺、將、入、貴、家、料、衣、服、者、面、左、向、不、可、觀、默、然、坐、久、無、與、交、言、更、觀、同、車、人、亦、無、與、己、相、熟、者、沿、途、車、站、瞥、然、自、車、旁、過、有、停、有、不、停、亦、不、在、意、須、臾、車、止、而、天、津、城、站、之、牌、坊、赫、然、現、於、車、之、左、方、則、下、車、忽、聞、某、某……某、某……之、聲、入、於、耳、鼓、迴、顧、不、及、審、視、亦、應、之、曰、某、某……某、某……子、何、在、則、天、津、警、長、方、在、站、也。

僉、事、握、其、手、謂、之、曰、御、駕、親、征、得、無、勞、乎、曰、奉、子、命、何、敢、忽、子、乃、自、至、得、勿、更、勞、曰、止、此、無、談、話、處、試、觀、彼、警、長、順、其、指、展、其、迅、疾、之、眼、光、急、釋、僉、事、手、奔、而、前、突、阻、一、客、之、路。

客、惶、然、顧、曰、胡、爲、者、曰、無、他、談、話、耳、子、不、觀、我、衣、警、服、乎、諒、無、害、子、意、子、何、爲、者、客、諾、諾、不、能、出、辭、曰、子、毋、然、子、其、聽、吾、語、子、自、何、來、期、期、曰、通、州、曰、通、州、乎、然、則、客、昨、宿、京、矣、亦、聞、京、城、有、事、乎、則、又、期、期、曰、勿、！、勿、聞、我、！、我、未、宿、京、我、徑、來、耳、曰、徑、來、乎、則、吾、將、問、汝、汝、何、時、登、火、車、曰、今、晨、經、行、何、處、曰、不、經、何、處、至、津、始、下

車乎。曰：然。來津何事。曰：將訪戚友。何人。曰：姓……姓……姓不知乎。曰：王……王居何處。曰：居……居……曰：止。吾爲子述之。通州抵京有鐵道。通州抵津無鐵道。此爲京城東來第一次車。在京七點三十分開行。京通車尙未到。汝由通州來。安得今晨上車。安得不宿京。曰：否。——否。我固宿京。適……適語訛耳。曰：然。汝亦宿京矣。吾問汝。汝何處人。曰：異哉。向不云通州乎。曰：通州——通州亦可。鄉乎。城乎。曰：我耕耳。惡得在城。則疾指其腕。曰：汝耕乎。是胡爲者。客立變其色。曰：是……是乎。是固非我有。曰：非汝有乎。是誠然。願是物乃至有關係。吾逆料必有二。汝無恐。吾將搜汝衣。曰：不能。曰：不能乎。試觀吾身。吾今以警權禁汝。不容汝不能。

許——巡警齮而至。車站駐而觀者如堵牆。巡警則驅人人略退。圍立成環形。各引其領。張其目。巡警褫客衣。於懷中得同式之鐲三。若手串。若煙壺。凡玉之類若干具。警長則攬其黃色之包。以授僉事。則陳所搜得布之地。指以問客。曰：鐲有三。胡爲貫其一。凡此零星物。汝之耕。豈種玉者。客顛其音曰：寃哉。是吾母舅屬我攜津

者。我惡得有是。曰。汝母舅。何業乎。曰。玉耳鋪。何處。何字號。曰。通州西門大街萬利。紛擾間。僉事已展其包。尋其角。則固門樞胡同。德恆字號也。乃止。警長曰。得之矣。字號已符。復何遲。

則發其抗朗之音。舉包以示客。曰。京城門樞胡同。德恆玉器夥夥計。李玉昌爲人所殺。失其玉器包。吾方奉文捕汝。汝不信。盍觀此。則啓其襟。出文書。露一角。曰。汝萬利。今不利矣。願警長曰。請子令且寄所。於是巡警四人趨而前。執其人。挈其賊而羈之於車站。巡警派出所。

警長則面僉事。君乃爲此來耶。曰。非也。吾固有他事。子車何在。能許同乘否。曰。是何言如吾兩人。何不可者。出站則有黑色之馬車。在二人同升御者。請所之。僉事謂警長。今且詣貴署御者。諾而行。僉事乃出所懷之文書。展以示曰。是固非爲彼也。警長則取閱。輾然曰。乃爲此耶。此早具而待。今日吾語子。子尙及詣福興居。晚餐與二三遊客訪胡翠芳也。俯首間。巍然西式之公署。見於道之北。車及門。巡警

擊其鎗正立各舉手二人長驅入相將下入一辦事室侍者呈茶各就坐警長曰京城何所聞曰如常耳俞佩蘭昨乃到京聞隸福仙吾爲死人擾不克訪子何時當詣京請子勿憶胡翠芳也警長笑俯首徐啓其左屨出一卷上書（天津警察試辦新章）曰子試觀之如可者吾將有所託曰有斯可矣吾不解貴署乃無一抄手致乃公親行曰堂意如何曰吾亦不解頗疑此行與昨案有涉者曰何如曰昨夢惡則述電話後事曰南人尙復反耶孺子好身手今日勞乃公一臂之力曰子勿言吾勿忘

侍者報餐具相與共食曰今晚劇大佳萃紅兒將縱其手腕雖然吾不留子請子仍早歸勿令佩蘭作中中譽也曰我固不能陪萃紅耶吾亦將縱吾手腕匆匆餐畢御者駕車待送行至車站僉事易制衣出免票逕登一等車警長則派巡警二人從挈人與賊離派出所載四等車而去

閱三時頃僉事之駿騾又驥首縱蹄而行於前門矣天津巡警二車站巡警四或

挈黃布包。或持翡翠鐲。繫一人。從車後。經大街。折而西。以至於外城總廳之公署。入門。則聞詰責聲。方訊事。問同署。今日有案耶。曰。昨事耳。子不知耶。檢察公以子爲懦。不任事。昨夜已詣宅。特遣子至津。今日彼爲政矣。曰。咄。彼僉父。乃以我爲懦。試觀懦者之所爲。語未畢。檢察已退。突見僉事道勞苦。僉事曰。有少事。幸恕我容後談。則出訊所。獲提店夥老王質之一翰。而伏。

疊供。立詣部。回堂。堂官曰。詣津乎。曰。已歸矣。何乃速。曰。今晨接知會。卽乘早車往。不敢遲。曰。章程如何。曰。彼已具近日津差繁。日在車站。或行臺伺候。致遲。發出章程。堂官置諸案。略不及一省。曰。昨午一區案。須速訊。承審事不可不經意。曰。回大人已破獲。曰。某所訊耶。吾固遣助子。曰。否。僉事昨勸歸。已略得端緒。卽傳電話問津局。屬在車站留意。今晨出。乃適與逋犯同車。當會津警執之。歸頃已取供。謹呈閱。

堂官受而讀之。其詞曰。

外城巡警總廳

呈。所有右一區呈報中興旅館住客殺人劫物兇犯脫逃案一件。相應據敘勘訊情形。摘錄供詞。開具清單。呈

部核明奏咨辦理可也。謹呈。

清單

一件。中興旅館住客陳興法殺死德恆玉器鋪夥李玉昌劫去貨包乘間脫逃一案。僉事上行走分省知縣某某據勘得（中空）解廳研訊。據

兇犯陳興法供。年四十七歲。通州人。父母雙亡。兄弟俱無。妻子已故。向在通州西門大街德成洋貨店生理。去年臘底。該店折本閉歇。在通無處謀生。今春正月。由通來京。住居西河沿中興旅館二十四號房內。這幾個月來。旅費告竭。在京尋人不著。告貸無門。正在進退爲難。這死者李玉昌。與小人素無仇隙。禍緣當日店中到有大批客人。聲勢煊赫。行李衆多。店中招呼不開。這李玉昌在院

中站不住。便到小人房內閒談。取笑小人鄉把老。沒中用的材料。小人羞憤成怒。不合與之口角。順手取吃白肉小刀。作勢威嚇。一時失手。刺中左胸。登時倒地斃命。小人見勢不佳。見財起意。取得這李玉昌所攜玉器貨包。思量逃走。恐怕被人看破。將房門仍舊鎖上。溜出店門。店中人雜。無人留意。小人出店後。冒充賣貨。在小李紗帽胡同喜順下處混過一夜。次早。明知有人查問。不敢露面。卽至南小窪龍泉寺一帶藏身。第二夜。聞得廳上已經獲人。希圖脫走。當到東車站搭通州車。情急慌忙。誤購天津車票上車。意圖到津再走。後見有人上車。認是廳上老爺。情知不妙。車到楊村。等候交車。心想走下。適車門被老爺攔阻。不敢闖過。到津後。卽蒙盤詰獲住的。玆蒙提訊。小人不致虛捏。總求恩典。就是所供是實。(下空)

堂官閱既畢。仍以交僉事。曰。辦事殊迅速。昨者某某言。方以子爲懦。曰。仗大人訓誨僉事。幸獲耳。曰。是宜補店主。諸人供曰。是是特先請示。尙容敍稿。堂官頷其首。

僉事趨而出。

旅館隨

面。檢。察。曰。何。如。檢。察。拱。其。手。曰。讓。君。一。籌。幸。恕。唐。突。曰。豈。敢。是。亦。幸。耳。雖。然。奇。情。異。想。余。終。讓。子。特。天。下。奇。事。少。而。常。事。多。客。則。客。耳。殺。人。則。殺。人。耳。必。求。特。異。之。情。非。常。之。謀。以。推。其。事。之。真。相。而。真。相。乃。逾。遠。如。斯。案。者。吾。不。敢。謂。不。得。力。於。余。之。拙。也。檢。察。唯。唯。謝。過。於。是。備。文。呈。部。如。例。辦。結。不。逾。月。面。僉。事。攝。司。缺。焉。

逃。時。曰。此。案。吾。親。聞。之。某。僉。事。案。情。平。平。無。足。道。非。如。近。譯。歐。人。偵。探。術。有。鈎。深。致。遠。迂。迴。百。折。之。勢。也。所。謂。某。僉。事。者。方。吾。與。之。談。此。案。時。已。由。出。洋。考。察。憲。政。隨。員。疊。署。參。贊。歸。襄。憲。政。編。查。館。矣。民。曹。事。如。大。輅。之。椎。輪。早。棄。不。在。意。然。其。述。檢。察。之。讒。言。津。站。之。獲。犯。猶。躍。躍。有。生。氣。此。無。他。由。此。而。獲。攝。缺。則。此。事。終。身。不。敢。忘。專。制。之。從。政。者。類。然。抑。亦。爲。之。君。主。者。故。抗。一。官。以。爲。美。名。人。人。入。其。彀。中。爲。之。出。心。竭。力。而。不。自。覺。而。民。事。亦。因。之。而。理。此。其。間。有。權。衡。在。焉。當。辛。亥。之。秋。朝。綱。解。紐。於。前。天。下。分。崩。於。後。任。官。者。各。知。官。之。不。足。爲。名。於。是。西。河。沿。燕。臺。旅。

館客挈半壁街某皮貨鋪值三千餘金之貨以逃而警廳無過而問之者以爲雖盡心力而爲之於其所希望無可加榮也共和告成階級平等從此從政之榮永歸銷滅爲之官者有勞於任事之責而無當於一己之名三代之下人而果能不好名乎吾不知民事之何以理而況乎人所好者其諸猶未止於名也

科名淚

王善餘

科舉之廢十五年于茲矣溯自李唐作俑宋元明相繼益盛清以胡族主中夏益因我所喜者而施之國家重視之士夫豔羨之人才登進此爲正途迂腐盈廷用違所習民智日塞國勢日衰其影響至今日而未已吾不暇爲專制君主哀而重爲社會痛也自有科舉讀書人心榮利祿父詔其子妻勉其夫其毒中人如病之傳染不可以醫藥治庸詎知三年一試應者萬人題雁塔唱鴻臚者如彩票之得頭標耳下此者勒帛遽遭名心頓死黃槐屢度青眼難邀一般可憐蟲固已不勝其淒楚益以家風寒素四壁蕭條蘇季還鄉裘馬都盡劉賈下第文字無靈若而

人者縱不殉之以身。度亦窮困逼人。褊躁以死矣。嗚呼。青甌。敵盡。未標。姓氏。於人間。黃土。纍然。已葬。文章。於地下。如吾所聞之沈生。尤可悲也。

沈生烈。吳興世家子也。父梅庵先生。以名進士。現宰官身。筮仕中州。初權羅山縣篆。繼膺卓異。授項城令。居官年餘。訟庭無聲。貪泉勿飲。循聲蓋績。有口皆碑。以視潘岳之縣。盡栽花。廉公之歌。興來暮。無以過之。第梅庵本一儒生。頭巾氣未盡脫。衙齋寂寞。文酒自娛。不屑經理錢財。又不令眷屬預外政。一切錢穀雜款。公私帳目。胥寄於幕友家。丁盈絀。不過問焉。以致誣冒。侵吞百弊。叢集。經濟大支。絀而梅庵未知也。會奉省檄。調任祥符。交替有期。底蘊畢現。梅庵始綜權財政。負債纍纍。所虧已不貲。詢諸友。丁則默然無以對。維時吏治整飭。交代尤嚴。後任固猾吏。盤查倉庫。計挪動萬餘金。稟大府請勒追。梅庵惟呼負負而已。故鄉薄田。百餘畝。蒼皇變價。僅足補十之二。三人情如秋雲。門前可羅雀。鉅款更無從借。貸倏忽逾限。功名已除。且監追矣。窮愁無聊。抑鬱而病。久之。竟不起。時生甫六齡。梅庵瀕危時。

以託族弟稼軒。囑送家屬返故里。且謂之曰。此子長成。學一藝。餬口足矣。毋讀書。如余終落魄。以客死也。言雖過激。理實不誣。或亦閱歷之談。足爲熱心科名者下一鍼砭歟。

生以髻鬣之年。抱終天之恨。在無知童子。或亦不識其可悲所傷心者。生母一人而已。母氏卞。爲鄉賢某公女。甚賢淑。喪事旣畢。懇年寅世好之宦豫者。集資伙助。是年冬。舁柩附糧艘。舉家返西浙故鄉。無恙。惟祖遺房屋。都爲族人所佔。田疇。又變價充公。生計大艱。庇寒無地。偶向戚友乞憐。咸以白眼相向。卽平日得梅庵周濟者。至是亦面目全非。不得已。哀懇於外家。願借一棲息地。生舅卞雨峯。亦讀書種子。誼不能辭。遂允之。於是沈氏妻孥。始不至露宿風雪。山矣。

生母處難堪之境。受戚黨之欺。憤血一腔。無所發洩。惟望此黃口孺子。能立業以成家。斯足雪今日之羞。亦稍盡後死之責乎。願生母爲儒家血胤。曾受教育。而此羨慕科名之遺傳性。早隨有生。以俱來。覺天地雖寬。生機多隘。祇有努力科第。爲

世界間無上之尊榮。所謂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殆此一般人心理之寫照。不足爲女流責也。生母立意既定。日夜課甚嚴。經書中有疑義。則倩雨峯以釋之。生資質本聰明。母督之又無絲毫懈。十歲畢六經。試作文頗具條理。母益以此爲吾家千里駒。恢復門楣。當不難。次年使從名儒鄭圖南先生遊。鄭於帖括之外。授以經史雜學。程門立雪。馬帳生春。生學業益精進。鄭亦甚契之。積兩歲。生年甫十三。淵博如耆宿。尤精於詩詞。神童之譽。遐邇爭馳。鄭憐其貧。並偵知修脯多出高堂針黹之資。辭不受。且助以膏火焉。良師高誼。大足感已。

忽忽又數年。生已弱冠矣。時值府縣舉童子試。少年同學大都磨厲以須。生雖不能耐。顧家貧無考費。亦惟付之一嘆耳。夜歸以語母。母曰。兒之讀書爲考試也。否則送兒闈闈間矣。生以考費維艱。對母曰。我姑籌之。翌晨。生母親詣夫弟稼軒家。此固曩日梅庵所託孤者。梅庵宦豫時。稼軒尤受惠。回里後。善營運家資。頗雄厚。生母意弱子應試。鉅典也。籌考費。非往常乞貸比。渠當不我辭。孰知骨肉之間。每

存勢利。獍梟之性。多出家庭。稼軒聞生母言。輒垂淚曰。阿姪佳子弟。應試亦良圖。第我不敢贊其成。嫂亦記亡兄臨終之語乎。兄謂學藝毋讀書。免蹈先人之覆轍。言猶在耳。今胡背之。况讀書應試。非金錢不能持久。我意學商或遊幕之爲。便嫂歸再計較。毋孟浪也。生母聆之。痛哭曰。未亡人偷生世界者。賴此子耳。子幸能讀書。而不令往試。則書香一脈。繼紹永無人。恐不能以先世憤激之遺言。阻後嗣無窮之進步也。今試期近矣。儻不售。當改途一任阿叔主張。無後悔。稼軒不能折強。作齋顏慰之曰。我非弗如嫂之望子成。特不忍違兄命。今若此。我當助之言罷。呼其婦取番餅十枚。出給嫂歸。逮生母出門。稼軒作鸕鷀笑。半晌微嘆曰。苦哉。此子今又墮入旋渦矣。噫。稼軒之言。其果旁觀者清。逆料科名之毒人歟。毋亦慳吝心萌。而出此輕薄語也。

茂材名重。泮水芹香。賀客喧闐。路人爭道。則生以縣府案首而院試又第一也。生既獲雋。益勵精勤。庠序蜚聲。文名藉甚。締交者多。一時傑出之彥。而與周生枚叔。

曹生硯雲尤莫逆賞奇析疑往來無虛日會有錢萼君先生某科太史公也負海內時望丁艱歸里郡守禮之延主吳興書院講席每逢課士期生輒列高等一日以落花詩命題佳卷如林立生賦兩絕句云東皇不肯駐征鞍胡蝶無情尙作團知否良時今已過勸君莫漫夢長安研光瑤影散餘香任是仙人也斷腸閒掃殘紅聚春色怕隨明月過東牆錢得之大喜讚賞不置拔爲諸生冠且嘆曰清才藻思恐渠家休文復生不過爾爾也既探知生家貧未娶頗有爲作蹇修意適寡姊嫁薄氏者有女年及笄貌固不俗且工吟詠錢以爲珠聯璧合正所謂兩好無雙也屬周曹二生爲之媒以達諸生母母固多年辛苦幸子成名以姻事尙未聯中懷常鬱鬱今承鄉先生之雅誼妻孥子以女甥儻能長賜挈維不難力圖上進兼葭倚玉殆亦世俗常情耳聞媒言感激涕零直不啻五體之投地議既定先行納幣禮焉

次歲郡中有慕生才學者延授子弟讀館金雖不厚益以書院之膏火年可得百

餘千。適舅氏新喪偶。家庭多事故。生母局外人。似難久處。是非場。生自願寒士居。家類崇節儉。區區棉力。尙足勝之。於是覓屋三五間。奉母僦居於城北。離館次不甚遠。朝課徒而暮事親。母氏劬勞至此。或心稍慰也。冬間值科試。生又列前茅。故事生員取一等者。應補廩。遂食餼於上庠。入門下馬。氣如虹。是何意態。雄且傑。當時論者固謂此非池中物。蜚黃騰達。當拭目以俟之。

吳興一郡城耳。莫干山秀。碧浪湖清。學士文人。鍾靈秉淑。科名發達。頡頏三吳。凡所謂叔姪大魁。弟兄會狀。早傳珂鄉之盛事。足爲後學之師承。以是大比之年。學子莘莘。負笈觀光。相屬於道路。某科有挈伴往杭者。則生初次應秋試也。以生之靈珠。在握。規矩。從心。秋實。春華。發爲文字。區區闡藝。何足勞乃公心血乎。試竣出闈。買舟回里。錄稿呈鄭錢二先生。咸賀其必售。生亦願盼自喜。厚爲期許。直謂取金紫如拾芥耳。不復存得失心。無何籬菊綻。黃榜花放。彩塵世之知音。有幾。人生之遺恨。偏多。周曹二生。高列賢書。而生僅得堂備。竟名落孫山外矣。

名場被黜。鬱憤無聊。月夜花朝。時形岑寂。母懼其病也。議爲之完娶。生愀然曰。兒年幼。婚事何亟。亟爲。妻舅錢先生。固玉堂歸娶者。兒獨不能承衣鉢。留爲他日作佳話耶。母慰之曰。兒不患無科名。但余垂垂老矣。家中事殊瑣屑。余不能耐。中饋無人。從何替脫。且余撫孤十餘載。原爲承歡。今日佳兒佳婦。璧月雙圓。晚景桑榆。或亦幾生修到耶。兒母執其善體余意。生素事母孝。不敢過違。爰將此懷。洩人達錢太史前。適錢因起復將入都。聞生擬迎娶。亦願乘此餘暇。爲了姻緣。遂擇小春吉期。禮成合卺。生婦薄氏。有大家風。尤敬奉姑。婢僮之間。情好綦篤。蘭苔翡翠。無以喻之。且善詩歌。與生有同癖。每值讀書深夜。紅袖添香。尋句妝臺。彩箋分擘。閨房樂事。固有甚於畫眉者。此景。此情。生亦無所用其牢騷已。

人生適意之頃。每不知日後憂患之至。當生娶婦以後。骨肉團聚。入室融融。樂在家庭。南面王無以易也。初何料千災五毒。固已相逼而來耶。荏苒光陰。倏忽十載。而此十載之內。生已備受其艱辛。初抱風木之悲。靈萱望秋而先謝。繼遭鬼神之

忌祝融大肆其淫威。哀感之餘。窮愁益甚。爰攜細弱。徙居西街。固已燈劍蕭條。債臺高築矣。然生科舉之念。興復不淺。每屆試期。輒往杭省。文章錦簇。主試冬烘。數次秋闈。都呼康了。平居無事。悲憤中來。祇以詩酒陶情。畏與俗人交際。偶值酒酣耳熱。便覺身世全非。謹夫罵人。視爲常態。以是郡中紳士。落落不合。而生之經濟界。至此益困。難萬分也。會周生枚叔。以大挑得番禺縣令。錢太史亦出守潮州。邀生往粵。相佐理。妻爲勸駕。意藉此或解其煩憂。生則曰。丈夫軀幹七尺。不能取功名。寄人籬下。寧不羞死。與其爲登樓王粲。何如爲臥雪袁安。復書謝不往。秋又應省試。途中作詩自嘲曰。此生萬物皆芻狗。底事名心迄未休。兩岸山靈應笑我。炎風暑雨下杭州。其兀傲之氣。磨折不減如此。

清室季年。歐風漸染。迨至中東一役。海內知崇實學。雖未能即廢科舉。已不復如前尊崇。吳興去蘇滬甚近。風氣尤開。富家兒固多遊重洋。或留滬肄業。卽貧寒子弟。亦相率習買經商。各圖生計。里中之擁皋比者。遂大受其影響。生本窮措大。經

此風潮生活程度日益低瘠而米珠薪桂較前尤難支舊債新逋一身交集韓昌黎送窮無地東方朔乞米何人吁可傷已瞬息間又至丁酉科場生英氣消磨非復往常之興致而勢成騎虎不能不努力向前第當館穀豐時資斧易集目今則情遷境異籌挪頗乏術將此意商諸婦婦亦無以應蓋搜篋置衣拔釵沽酒闔房什物早付無何有之鄉矣試期將近阮囊猶羞澀必不得已將家中所儲之寒衣盡歸質庫得錢廿餘千以作背城之戰生瀕行婦送諸河側賦詩一絕贈之曰瑟瑟西風一葉舟送君湖上獨含愁天公果有憐才意應屬朱衣暗點頭生感其意亦和句曰典盡寒衣買小舟槐黃七度不勝愁文章詩賦原無價誤我功名已白頭。

棘闈試畢整裝歸來此固士子之常情也生本旅費無多用之旋竭道途躑躅力不能回鄉里幸有疎戚某生亦屢試不第者狐兔之感邀與同歸舟中無聊各道苦况生長嘆無語口占絕句曰歸途無計附君舟有酒難消鎮日愁二十年來渾

一。夢。忍。將。心。事。訴。從。頭。吟。罷。淚。泫。泫。下。某。亦。歎。歎。者。久。之。是。夜。生。感。新。涼。兼。多。鬱。悶。抱。病。數。日。精。神。頗。恍。惚。途。中。無。醫。藥。莫。可。如。何。會。抵。吳。興。病。勢。稍。減。入。門。與。婦。談。別。後。事。覺。胸。膈。一。舒。婦。曰。君。何。如。此。憔悴。耶。旋。用。前。韻。成。詩。一。首。生。誦。之。曰。迢。迢。碧。浪。盼。歸。舟。乍。接。君。顏。喜。復。愁。減。却。腰。圍。竟。如。許。風。塵。盈。面。雪。盈。頭。誦。已。失。聲。哭。曰。生。平。知。己。惟。卿。一。人。累。泣。牛。衣。能。無。慚。恨。繼。又。和。淚。高。吟。曰。人。如。瘦。鶴。屋。如。舟。日。暮。途。窮。獨。抱。愁。我。欲。呼。天。訴。舊。事。蒼。蒼。恰。在。最。高。頭。飄。泊。渾。如。不。繫。舟。况。余。多。病。更。多。愁。年。來。早。具。悲。觀。感。願。化。精。禽。海。盡。頭。婦。聆。其。詩。語。頗。多。蕭。瑟。氣。成。一。絕。以。慰。之。句。曰。馬。當。一。夕。送。行。舟。貧。賤。亨。通。那。足。愁。昨。晚。燈。前。花。結。綵。老。成。端。合。屬。龍。頭。嗚。呼。兒。女。情。長。英。雄。氣。短。生。夫。婦。此。時。心。事。殆。非。筆。墨。所。能。道。歟。

雙。扉。深。掩。一。榻。呻。吟。茶。灶。藥。爐。生。殆。貧。病。交。迫。矣。願。或。物。極。則。反。剝。久。生。陽。大。器。果。晚。成。則。吐。氣。揚。眉。稍。舒。胸。中。之。塊。壘。而。此。支。離。痼。疾。何。難。將。次。以。就。痊。曾。何。意。才。大。莫。容。道。高。見。嫉。冽。冽。秋。風。裏。一。道。催。命。符。又。接。踵。而。至。耶。榜。發。之。時。生。不。眠。

者累夕。驚弓小鳥。見彈寒心。乃秋水望穿。消息終杳。直至第三日。始聞道路之傳言。西鄰某少年。舉孝廉矣。生知無望。顧影自慚。太息曰。豎子且成名。吾輩何顏。世界乎。已而含淚曰。哀哉。吾母言。父昔戒兒勿科舉。固安知其孤之苦。殆有百倍。先人者。科名科名。許多人爲汝斷送也。婦亦撫膺扼腕。欲慰無言。相與涕淚汎瀾。作楚囚之對泣而已。

自此以後。生病益甚。咯血日盈碗。醫言心疾。弗可治。實則囊空似水。固亦無可醫治也。生纏綿床第間。學晉卿之祈死。不作更生想。蓋厭世之心久矣。一日某銀號。飭夥送京信。至並匯銀百兩。生大奇。使婦折視。則同學友曹硯雲宦都中所寄也。生倚枕讀之。書略曰。

多年契闊。夢寐縈思。以子鴻才。仍前蟻屈。本科閱試錄。知又落第。造化弄人。胡竟醉而不醒。歟。戚鄰書來。道及近况。多愁叔寶。善病長卿。君以一身。今竟兼之。萬里故人。傷哉憔悴。伏思非常之才。應有非常之遇。區區一第。何足重輕。方今

海禁大開。名流輩出。近有舉行特科之議。瞬見明文。僕早將碩學懿行。揄揚當事。鸚薦自易。鵬搏可期。善保尊軀。稍遲北上。詩賡風雨。易慶茅茹。兩美存焉。其樂何極。奉銀百兩。聊伴荒函。不值知己一噓也。

生讀罷。凄然曰。厚祿故人。音書斷絕。含飢荆室。顏色懷涼。正我今日之况也。何意曹君之惓惓耶。雖然。書生命薄。一第尚難。敢望大科。徒作夢想。婦見生病後。苦無資購參朮。今曹贈百金。急爲延醫治。無如膏肓之疾。木石無靈。曾不數旬。病已沈篤。生謂婦曰。曹君厚意。何敢忘。且有肺腑語。我當力疾答。一牋不可忽也。婦給以筆札。生就枕畔塗之曰。

良友足下。辱承明教。並將隆儀。誼薄雲天。感深骨髓。不才如某。分應泥塗。七赴秋闈。終淪苦海。身無健翮。枉說圖南。戰到文壇。屢經敗北。文章韜彩。難爭命運之權。精力消磨。早伏窮愁之日。盧扁不醫。心疾世事。原屬空花。生寄死歸。吾至此而始參三昧也。嗚呼。已矣。賈生鬱死。豈是天年。李廣不侯。終歸奇數。古且如

此吾復何言。但有腹心願。陳梗概。某縱愚闇。頗具聰明。儻使昔年不事舉業。出其腦力爲農爲商。當與世界相角。逐何致沈淪墮落。竟一至於斯耶。一著已錯。全局都非。迨昔撫今痛脾。澈髓此固孽由自召。何莫非科名二字誤之也。方今歐化東來。實學是尙。而此沈迷千年之毒物。猶未革除。京師人海之區。足下交遊者廣。儻能導迷覺醉。使人易轍改絃。鑒某前車。悟某落魄。則某爲人文代表。感君厚惠。尤不置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願垂明察焉。至於足下者。故舊廿年。鱗鴻萬里。君追鮑叔。多情分遠道之金。我愧陳蕃。無命下南州之榻。死而寂滅。則亦已耳。脫或有知茫茫來日。杜翁結草。楊雀銜環。固不足酬報萬一也。嗚呼。已矣。勸哉。契友幸崇明德。燕雲引領。墨與淚俱。某某再拜。

生作書既畢。復取一紙。寫自輓長聯。句曰。冷熱不因人。一生獨得雄直氣。文章眞誤我。再世毋爲中國魂。書完。擲筆於地。歎曰。今後不復事汝矣。言至此。汗下如雨。斷續不成聲。

返魂術。乏續命湯。無哀哉。沈生固已輕辭細君。長此眠地下矣。婦哭之慟。作詩數十首祭之。是夜闔戶自經死。嗚呼烈已。詩節錄如下。

往事淒涼不可思。令人欲語拙言詞。天風吹下峨眉雪。下灑塵寰六月時。
絕壁無端困五丁。不留一線與人行。君家已入黃梁夢。尙恐青山誤後生。
和淚焚香讀異文。回頭往迹已如雲。他生空自期緣會。正恐相逢不識君。
范釜生塵已足悲。何堪鄧氏更無兒。情深枉化山頭石。劫盡還愁石爛時。

著者曰。余與沈生同鄉里。知之備詳。當沈喪時。曾爲文以哀之。後不十年。科舉旋廢。痼疾既去。春夢都醒。舊事淒清。何勞曉舌。顧余念國民性質。蹈故習。常崇尚虛浮。羈縻好爵。不從實際。上著想。仍在功名中討生活。古今前後。如出一途。非科舉而等於科舉之誤。人笑沈生終恐蹈沈生之覆轍。表而出之。此則余之微意也。

磨坊主人

周瘦鵑

披亞古勃勒。體短小而肥臃。狀殊臃腫。見者輒笑之。所著外衣。洗濯已不知其數。

十百次。故色殊淺澹。頭上冠一退紅之冠。頰輔間真趣盎然。類稚子。古烈士忠肝義膽。皆實其胸中。其人業磨穀。實爲一法蘭西之愛國者。年七十矣。雖老。其精誠熱血未嘗一日消滅也。

披亞之父爲拿破崙部下一軍士。當渠幼年時。腦中已構此一幅幻想之畫。彷彿見彼短小精悍之人。指拿破崙衣灰色之戎衣。率其百戰百勝之健兒。以踏破歐洲全土。而使法蘭西之威權及於全球。此榮譽之事。披亞尤耿耿不能忘懷。而孰知電光石火。不轉瞬而俱逝。法蘭西忽有一絕大之變局。而此絕大之變局。卽披亞古勃勒所椎心泣血者也。

一千八百七十年夏。法德之戰雲正惡。一日薄暮。披亞口煙斗。徘徊門次。似有所思。其磨坊卽構於高地之上。於數里外猶能隱約見之。此坊屬古勃勒家。亦已歷有年所。能直達其所居之小屋。頗爲便利。距坊數里之遙。爲聖盎特萊鎮。古勃勒家昔曾卜居焉。

夏日之景色至佳。如披畫圖。彌望皆芳草之場。及葡萄之園。小山之巔。則植此古舊之磨坊。狀似老人。景亦入畫。登高而眺。即見彼奇特之聖盜特萊鎮。屋宇鱗鱗。歷歷可數。小山之他方爲一森林。廣可數畝。中有松柏等樹。歷時皆久。綠色相映。結爲濃陰。遠瞻之。惟見一巨大之黑影而已。

披亞且思且吸煙。復舉目望此白色之路。逶迤達聖盜特萊鎮。是時披亞獨立斜陽。爲狀殊寂寥。其坊中所僱之數人。方送麵粉赴鎮。必至翌日始以空車歸。日來鎮人風聞德軍將來襲。因急急準備一切。厲兵秣馬。磨厲以須。鎮中故有礮臺。四周極爲鞏固。居民又嚴爲之備。斯須弗懈。脫德人一旦蒞止者。即可投袂而起。橫戈殺敵。數月來。披亞每夜。必拄杖至鎮中。以探消息。且徧告鎮人。謂戰事已在目前。屆時吾輩皆當爲國宣力。老人輒亦以心事示人。冀以其愛國之熱誠。傳諸鎮衆。恆於街頭巷口。掉其粲蓮之舌。演說愛國之旨。圍而聽者。如堵牆也。居久之。猶未見敵軍隻影。衆志漸息。醉生夢死者。雅不乏人。披亞獨與其所嗜之。

紅酒絕交。絕口不當杯中物。惟指天畫地。痛論國事。其迷朦之眼。似爲滿腔血誠所感。閃閃作光。磨坊中則晝夜磨穀。以備鎮人守城時製麵包之需。是日則爲渠末次運麵粉赴鎮也。時日已薄暮。空際徐徐張黑幕。披亞古勃勒猶兀立此寂寞之磨坊之側。引領前瞻。狀似入夢。思慮既深。凡百皆漫無所覺。卽其煙斗中火已熄滅。仍并力吸之弗輟。而履聲蹙然。似亦未聞。少須。覺有一巨靈之掌。力攔其肩。披亞乃如夢初醒。一回顧。則見著普魯士軍服者六人。立於四圍。則大驚。倉惶引之入屋。闔其扉。而攔肩者仍堅持其臂弗釋。披亞視其衣飾。係軍知中長官。軍官狀至弗耐。力撼披亞之身。似屬其注意。旣乃操極純熟之法語曰。麥歇磨坊主人。吾輩來茲作不速之客。乞君款待。君其勿却。尤當恭敬將軍。毋以蹇態示人。今趣以君所貯酒肉犒吾。披亞知抗拒無裨於事。卽嘿然弗聲。俯首應命。盡出其食品餉之。旋乃往來蹀躞。聽彼六人喁喁低語。願皆普魯士音。聲至格磔。弗克辨其隻字。食已。軍官坐桌前。其他五人則侍立於側。居頃中二人卽以所餘麵包酒肉等

入一巨筐。攜之出屋。披亞自窗中窺之。見二人急急向森林而行。是時天漸暝黑。不能細辨。然披亞深知個中必伏有敵人數千。將乘夜中長驅而下。襲聖盜特萊。一念及此。中心如擣。思即警告鎮人。從速準備。顧斯時不啻爲幽囚之人。潛出勢所弗能。一點鐘後。日光已沒。又有一少年入此小屋。與軍官促膝向火而坐。二人且語。且吸其煙。於意至適。時火爐架上懸一彩色之拿破崙肖像。像中拿破崙高頂之冠。衣灰色之衣。一退紅之絲帶。互其胸次。茲像披亞觀之已熟。愛之亦甚。摯少年見之微笑。作藐視之狀。立自牆上攫而投之。火中火光熊熊。少須乃滅。輕煙裊處。一焦黑之紙。隨之上升。披亞木立視之。微切其齒。顧仍不露聲色。雙眸送此遺燼。冒煙突而上。眼淚幾盈盈而滴。乃緩步出室。此際外門已有守兵。不許他人出入。即折道入一窄徑。徑盡處爲梯。上即坊中穀倉。披亞徐徐拾級而登。啟其機門。守兵知上無出路。斷不能逸出磨坊一步。則亦聽之。不之阻。披亞既入。立竊其門。兀立如石像。默然沈思。俯視白色之地板上。空麻袋及零星之物。零亂散於四隅。

中有一巨罐。火油滿之。蓋坊中需燈至夥。故貯油亦富。初披亞本擬運之入鎮。以貽其女。庶於圍中無匱乏之虞。顧後乃忘却。遺之於此。披亞既乃上一木梯。至於小窗之次。啟窗外望。去窗一二尺。有一風磨。風輪旋轉弗已。披亞於髫齡時見之。已稔。今白髮盈顛。覺輪中每一橫木。皆與己有密切之關係。不能斯須相離。卽上所綴片片之蓬布。亦靡不出自己之十指時。輒加以修葺。數日之前。方新綴一棕色之蓬布於其上。斯時方迭轉其前。而過披亞神思。倘恍不知所措。第默數此巨輪之旋轉。輪軸受風。頻作格格之聲。披亞默數久之。乃置風磨弗視。竭目望此數里外之小鎮。并念彼憐爾。無知之鎮人。此際方攘攘熙熙焉。知末日之將至。須臾復注其目於森林。則黢黯如漆。漫無所覩。彷彿聞林中敵人皆甲屏息。以待號令之聲。後又仰望碧空。則天淨於措。疎星三五閃爍。作白光披亞殫心竭慮。欲探其國人願久。久不得一策。中心如割。幾失聲而哭。默計此時卽身在途中。亦已無及。恐一出是門。普魯士之彈丸。將以吾身爲的。在勢斷不能生入聖堂。特萊必齋恨。

而歿。躓於塗次。此心耿耿。仍未告厥成功。今事急然眉。當若何以警告鎮人。老人沈思良久。已而若有所得。目中立呈得意之色。卽恩恩下梯。自木架上取一燈。然之。更覓一細長之杖。置其側。乃啟火油之罐。攜之徐徐上梯。伸其手於小窗之外。微側其罐。輪翼過時。火油適滴其上。已而塗抹殆徧。蓬布爲油所浸透。重量既益。格格之聲愈厲。披亞遂下。置其空罐。取燈及杖復上。放眼望聖盜特萊小鎮。旋去燈上玻片。以杖就火。瞬息立然。則持杖倚窗外。然風磨之輪。剎那間。成一新發明。之斥候。輾轉而轉。光燭數里之外。屋中德人聞聲齊出。披亞兀立窗畔。翹首外眺。雖煙眯其眼。仍不之顧。希望之色。溢於眉宇。知聖盜特萊人見茲火光。必當準備。殺敵。老子婆娑。樂乃無極。仰視天空。明星爛如。不覺喜極而呼。少頃。磨坊中都已着火。覺火燄垂及其身。猶力自支拄。危立如故。揮手向德人朗聲呼曰。法蘭西萬歲。

明珠墜淵記

三 郎

說 林 第 十 集

春雨廉纖。寓樓蟄伏。欲操筆有所記。雜緒萬端。忽有一事。來吾腦中。憶曩與悉君對坐談家常話。悉君喜舉里巷瑣聞。雖一時閒談。多足資社會家庭間之研究。嘗述一女子。遭意外之不幸。致以清潔高貴之身。溷跡煙花者數載。雖還合浦之珠。已等章臺之柳。非關不德。竟失貞名。各爲之歎歎不已。請以語當世。或異於談怪誌異者流也。

人不幸而爲妓。君子憫之。故有不惜千金而爲之脫籍者。莫不視爲豪舉。然野鳥之性。往往難就樊籠。習於下流。心志易趨邪僻。其有構家庭之禍。而害及子女者。則尤可痛已。淞南鮑氏。世族也。有秀翹者。爲前清茂才。少有文譽。家境贍足。不事他營。日以詩酒文辭爲樂。夫人謝氏。亦賢慧有才。參軍俊雅。道韞風流。伉儷之歡。無可言喻。第好合有年。祇育一女。慧美如其父母。名曰慧珠。固愛如掌上珠也。然詠碩人之詩。嘆彼美之無子。讀小星之什。思抱衾之有人。夫人深明大義。尤憊慮之。謂宗祀爲重。千金爲輕。是不可不速圖之。此種謬見。殆爲吾國舊社會之通病。

其實女子亦何嘗不可以續世系。而納妾則實爲文明國所不許也。秀翹雖篤於夫婦之誼。而以子嗣爲憂。竟思作藏嬌之計。得夫人贊許。感之尤深。而心遂決。蘇垣金閨門外。妓寮之所集焉。蟻媒亦嚮聚於斯。訪豔之士。輒問途其間。時值春三。遊留園者不絕於道。大家閨闈。旖旎春風。車而往。轎而往者。如雲焉。秀翹挾資來。無從問徑。則亦姑爲逐浪之遊。藉飽眼福。意興良亦不淺。時則遇其故友於園之小蓬萊。友蘇人也。以秀翹簡出。驟遇於此。歡迓尤甚。謂何處春風。得吹君於此。不慮閨內之寂寞耶。比翼青禽。此時又何以不雙飛也。秀翹唯唯否否。具述來意。且問徑焉。友曰。佳哉。佳哉。但欲得良家女。非易事。蟻媒又烏可恃者。且嫂夫人固許之乎。秀翹曰。寧有不協而謀者。友曰。然則吾當爲汝思之。日薄暮。友相偕至秀翹寓。設筵款秀翹。并召妓以侑觴焉。一時消遣行樂之事。孰知卽種禍於家庭。此則秀翹所不料。亦秀翹之友所不料也。

有妓花鳳鳴者。豔名頗噪。友卽召之款秀翹。秀翹爲色所奪。頗失常度。鳳鳴又羞

說林第十集

媚。秀翹益惑焉。問其身世。瑣瑣似有深感者。妓之常態爾爾。非真欲輸誠於客也。其實凡真姓名亦每不肯以告人。違問其他。然不足爲妓責。彼閱人多。卽有深心。亦豈肯倉卒言情。蘇小鮑仁者流。固非人人得而庶幾之。秀翹一閉戶書生。不甚解事。友復調侃之。曰君來正爲訪嬌。苟當意者。是可不待外求矣。并以質鳳鳴。鳳鳴含笑應之。曰恐無此福相耳。是亦應酬語。而秀翹之心益動。思益沉。友固不介意也。席散。友別去。訂秀翹至其家。秀翹則心事已屬於鳳鳴。不甚應。翌晨。秀翹竟造友家。主人猶酣眠也。訝其早。急出應之。秀翹施禮曰。擾君清夢。罪過罪過。急欲商者。娶鳳鳴事耳。友曰。吾頑言也。戲言也。若真欲爲之耶。雖然是兒尙嬌小。生育事或猶可冀。但價必貴。奈何。秀翹曰。且試謀之。於是友偕秀翹出。爲之謀於搗。搗以鳳鳴方得客歡。無遺嫁意。拒之。固請。則昂其值。必欲千金。往返者再。而竟以千金定聘焉。嗚呼。是亦所謂孽果者已。

鳳鳴時年當二十許矣。而僞稱二八。秀翹攜之歸。以爲尤物。夫人賢淑有禮。自能

相安。但頗以夫子重色不重德爲嫌。然無如何矣。伉儷之情。則無改於舊。不過於詩篇酒盞間添一弄兒耳。蓋秀翹視鳳鳴。固以爲玩物。而全失納妾之初意者也。若夫人則固敬之如前。於愛情上初無絲毫之能減。年餘鳳鳴仍無所出。慧珠則十齡矣。嬌小聰明。已能熟誦唐詩三百首。及學庸論孟列女傳等書。春三月韶光明麗。風景宜人。秀翹夫婦有進香天竺之舉。借佛遊春。雖亦人情所許。然與村夫村婦逐此風浪。殆猶未能免俗者乎。留鳳鳴於家。使之守鍵。并護慧珠。嗚呼。此一團歡喜之家庭。誰知有骨肉乖離之痛乎。吾於秀翹夫婦不能無責焉。

當秀翹夫婦解纜之始。此嬌好之慧珠。因跳躍欲隨去。以好言慰止之。許以啖塘棲之青蔗。西湖之白蓮。而孰知此兒之厄運。卽始於是矣。彼狐媚之鳳鳴。方撫慧珠而目送二人之行。初不知其有他意也。嗚呼。人心難測。士大夫且然。而於鳳鳴何尤。

夫秀翹之不以慧珠同去。一以伴鳳鳴之寂寞。一以登山臨水。孩穉可虞。固不如

在家之安也。意外之事。本難逆料。但家祇女僕二人。別無門房照顧。留此弱妾嬌女。率然而行。亦弗思甚矣。秀翹夫婦啓行之第三日。鳳鳴命傭婦傭舟。詢何往。則曰家鄉久不返。欲赴蘇一行耳。傭曰。慧姑娘誰能撫之。曰同去耳。汝無煩絮也。傭不敢逆主命。竟挾舟子來。略整衣飾。授鍵於傭而去。慧珠不得至杭。而得至蘇。方大快樂。且爲之華衣服。則歡躍尤甚。孰知此去之墜入深淵。墮入孽海乎。

淞南一市集。離蘇不滿一日程。片帆風利。則辰發而午至矣。是日抵蘇。已午後三時。泊於金閶橋畔。鳳鳴挈慧珠登岸。回顧舟子曰。吾夜不返舟。則明早汝可放空舟去。吾當稍有勾留。在此僱舟歸矣。舟子曰。諾。鴻飛冥冥。自此杳然。

秀翹夫婦自杭返。不見二人。傭婦持鍵進。曰。鳳娘攜慧姑娘赴蘇去。至今未歸也。急搜籬篋。黃白一空。知已逃亡。急呼舟子問去路。祇知在橋畔登岸。發使迫之。並親往搜其舊巢。勒令幫緝。良久不能得。事屬曖昧。門第攸關。遂寢不復追。所痛者。掌珠一顆。竟沈海底。秀翹惟自尤。自怨夫人。則痛哭幾失。明曩日唱隨之樂。至是

悉化愁雲彼此相對。何以爲慰。於是潛修冥行。大開方便之門。厚施於人而不惜。蓋悟於老子之所謂觀空者也。逾三年。夫人忽產一男。半生虛願。不意尙能償於此口。則又深悔前日之多事。然猶未足奇也。又三年而慧珠忽返自蘇州。則年已十七矣。天生麗質。長成完美。尤足以動二老之憐。而跣足蓬頭。不知經多少困苦。始得至此。秀翹夫婦驚喜之餘。乃相持而哭。少定。詢以七年狀況。始一一述之。初鳳鳴之攜慧珠去也。卽售諸勾欄中。日日教之歌。思父母而哭。則扑責之。逾年卽授以絲竹。美慧之質。藝乃大精。年十三。逼令應客。不從。又扑責之。執拗不過。於是以潔白清貴高尚優美之慧珠。馳逐於歌臺舞場之上矣。心冀有遇。或得以達音於雙親。歲星幾更。終無天日之得見。每至燈殘燭滅之餘。啜泣不已。一日侵晨。嚳嫗早起。聞泣聲。因進問所苦。且云他家姑娘都以此爲快樂。生涯子何獨異。是每夜且有泣聲也。苟有所苦者。胡弗爲我言之。慧珠見其誠。因以實對。曰吾豈賤骨者比哉。嫗曰。然則胡弗逃之。曰纖跣豈勝疾馳。道路又安知所嚮。嫗曰。子慎哉。

此時全樓在黑甜鄉裏。豈慮有人之躡汝乎。子果行者。余當爲汝啓後戶。此去胥門不遠。到彼可渡舟以歸也。慧珠頓悟。收淚謝之。誓以後報。然金蓮底下。有響屨之木。下樓移步。恐驚睡者。遂跣以行。嫗送之出後戶。幸無聞者。指導前路。卽返身闔戶。此時之慧珠。固已爲出籠之鳥。但前途躑躅。後路倉皇。以伶仃之身。行無人之境。蒼蒼者。有半明之光。寂寂者。無一聲之響。亦大可憐矣。然亡命之餘。轉無畏懼。纖纖之足。負痛而行。至胥門則委頓不前矣。沿溪有一舟。竭聲呼之。舟子推蓬驚視。慧珠急欲躍下。舟子止之。慧珠曰。汝能送我至淞南者。我必有以厚酬之。我家固大家也。汝勿疑。舟子半諾。因索值五金。慧珠曰。可遂躍入舟。促速行。日卓午。已達故里。金張門第。猶能識得。入門則雙親之色。笑依然而已。則非復孩穉矣。急忙悲感之中。更不知有學步堂前之阿弟也。秀翹破涕爲笑。急如值付舟子金。并又厚酬之。雖然亦險矣。常躑躅途中時。設遇強暴。則亦玉碎而不能瓦全。又設舟子有不良者。亦必無幸。是皆天相之也。然吾尤重嫗之高誼爲不可及。雖漂母

亦何以過之。人固未可以輕量也。但姓氏里居都湮莫能彰。并不知慧珠果何以報之。

自後慧珠固仍得爲深閨待字之慧珠。而非青樓薄倖之慧珠矣。但以花曾墮溷。玉已有瑕。雖才藝無雙。而名門大族。率不敢問名。有某生者。達士也。亦賢士也。年壯未婚。論其門第。固不亞於王謝。籍其舊業。則已等於筆圭。聞慧珠之事。而義之曰。是烏有失德者。能拔出火坑。便無上上乘之妙德也。士君子出見紛華。而悅迷不知返。濡染日深。而天性且梏亡。慧珠於七年闇昧之中。良心不稍泯。卒有以破此魔障。是亦足以媿士節矣。因禮而聘之。秀翹大喜。析產之半。以爲奩贈。於是某生得藉以自立。而慧珠亦得終身之託。逾年卽舉子。伉儷倍篤。如某生。蓋亦有大過人者。吾記此終。吾猶不能無憾。則鳳鳴之竟逃法網也。然茫茫天地。覆載羣倫。惡類豈可盡誅哉。但願世人取鑒於茲。